

海 明 威

传奇式的生活，独特的创作

学生时代

美国北部伊利诺斯州芝加哥附近，有个名叫橡园镇的小城。地处世界最大的淡水湖群——五大湖之一的密执安湖南岸，周围的自然景色十分秀丽。一八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城中的医生克拉伦斯·艾德蒙兹·海明威家生了个男孩，这就是后来名震全球的大作家厄纳斯特·米勒尔·海明威。

海明威的父母在性格、气质和兴趣爱好方面很不相同。他们都各自企图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培养和教育他们的长子厄纳斯特。母亲出身于上流社会，受过专门的音乐教育。她希望厄纳斯特将来当个音乐家，在他很小的时候就亲自教他演奏大提琴。父亲在行医之余爱好渔猎，外出钓鱼和打猎时常常带着厄纳斯特。对于一个天性活泼好动的男孩来说，森林、小溪和飞禽走兽显然比音乐更有吸引力。厄纳斯特过三岁生日时，父亲送给他一把钓竿；十岁时自己就有了一只猎枪。他时常独自一人或者邀一两个小伙伴深入森林草地去打猎或者坐在河边垂钓。作家从小养成的对渔猎的兴趣，一直保持终身，对他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厄纳斯特·海明威六岁入当地初级小学，十四岁入橡园镇高级中学。他学习成绩优秀，同时又增加了新的业余爱好，从事游泳、拳击、足球等项运动，成为学校有名的体育健将，甚至还代表橡园镇到芝加哥去参加过拳击比赛。

海明威自小好胜心就特别强，凡事都要争当优胜者。如果在某项体育比赛中当不上冠军，他就要放弃这项运动。他十四岁开始学习拳击，后来在同专业拳击手比赛时两次被击败，一次打伤了鼻子，另一次打伤了眼睛。此后他便不再参加拳击运动了。海明威在中学最后一年没当上足球锦标队的主力，因而退出了足球场。但在写文章方面，他则始终在全校名列前茅。他在一九一六年起担任橡园镇高级中学的校刊《高秋千报》的主编。常模仿当时美国很受欢迎的作家拉德纳的笔调写作幽默小品和专栏通讯，署名“小拉德纳”在校报上发表。同时他还在学校办的杂志《牌匾》上发表诗歌和短篇小说。海明威在中学期间共发表三十多篇文章。也许是这方面的成功促使他选择了写作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

一九一四年，也就是海明威入中学的第二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初，美国持“中立”立场。一九一七年，战争进入关键时期，美国认为时机已到，有利可图，便于四月宣布参战。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欺骗和动员人民群众参加这场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战争，在“为了拯救国家和民主”的旗号下，在全国范围内从上到下掀起了一股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狂热。报刊上充斥着煽动武装起来的宣传文字；学校课堂里发出动员起来的号召；著名的演员被拉来为欢送赴欧参战的青年举行盛大的演出……在这种军国主义的宣传煽动下，海明威要求以志愿兵的身份参加欧洲远征，但遭到父母的反对。中学毕业以后，他于一九一七年十月离家去堪萨斯城，由在那里经商的叔父介绍，当了《堪萨斯城明星报》的记者。

军功奖章和伤疤

在《堪萨斯城明星报》工作期间，海明威仍然念念不忘到战火中去建立“功勋”，终于在一九一八年五月加入美国红十字会战地服务队，被授予中尉军衔。六月，他随着一个汽车救护队开赴欧洲战场，来到意大利和奥地利作战区的皮阿维河畔。

未满十九岁的海明威到达前线刚刚一个月，一次战斗还没有参加就受了重伤。那是一九一八年七月夜间，海明威正在前沿阵地的战壕里给意大利士兵分发慰问品。一颗奥军的迫击炮弹飞来，落在他身边爆炸了。当场炸死一名士兵，炸伤两名。海明威的头部、上肢和下肢都被炸伤，他当即昏迷过去。他醒来后，背起一个比他的伤势更重的意大利士兵往急救站走去。不料途中被奥军的探照灯发现，于是猛烈的机枪火力向他袭来。他中弹倒地，又失去了知觉。

待到海明威苏醒过来，他已躺在担架上；他抢救的那个意大利伤兵已经死掉。在野战医院里，医生给海明威做了手术，从他身上取出二十八块炮弹片和枪弹头。后来他被转到米兰的美国红十字会军医院继续治疗。前后给他做了不下十二次手术，从他身上总共取出二百二十七块炮弹片和枪弹头。他在米兰住院三个月，身体逐渐痊愈。出院后，海明威加入意大利步兵，在意大利北部林区和阿尔卑斯山区作战。奥地利于十一月投降。停战后，意大利政府授予海明威十字军功奖章、银质奖章和勇敢奖章各一枚。

一九一九年初，美军首批复员官兵从欧洲回国。在战争中发了横财的垄断资产阶级大吹大擂地掀起了一股欢迎“英雄凯旋”的热潮。一月二十二日，纽约《太阳报》登出一篇通讯，标题是：《负伤二百二十七处，但还要找工作；堪萨斯城一青年从意大利战线归来》。这指的就是厄纳斯特·海明威。这家资产阶级报纸为了美化帝国主义战争，吹嘘美军士气高昂，把海明威写成一个军国主义英雄，说他虽然负伤二百二十七处，但精神饱满，意气风发……

其实海明威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受害者。他胸前的三枚军功奖章光辉耀眼，可是背后却隐藏着比肉体上的二百二十七处伤疤更深的精神创伤。他虽然离开炮火连天、血肉横飞的战场，回到了舒适安逸的家庭，可是战争的残酷印象却死死地纠缠着他，战争的恐怖画面不断地萦绕在他的脑际。他经常失眠，做恶梦，害得他彻夜不敢闭灯……他苦闷彷徨，无所事事。父母要求他进大学或者找工作，他都加以拒绝，为此常同父母争吵。整个夏天，他住在休伦湖畔他家的别墅，游山玩水，钓鱼狩猎，企图在幽静的大自然中忘却精神的痛苦。父母和兄弟姊妹都惊奇地发现厄纳斯特变了。

在现代美国作家中，海明威是惟一没有进过大学的。但是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是他的一所社会大学。他在前线呆的时间并不长，总共不过几个月。但他在战争中的亲身遭遇和耳闻目睹，对他的世界观的形成和日后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海明威参战归来后的思想情绪体现了他那一代人普遍的精神状态。这一代人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受害者。他们在充当各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炮灰的过程中，有的白白地葬送了生命；有的受伤致残；侥幸活下来的，在心灵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对于他们来说，通行的道德标准、伦理观念、人生理想等等，全都被战争给摧毁了。但他们又没有建立新的生活理想，因而前途一片

渺茫，心灵无限空虚。海明威正是作为这些人的思想情绪的表达者走上文坛的。他的早期创作所反映的就是这样一些人的精神状态。

从记者到作家

参战归来后，海明威经过一段心灰意懒的生活，最终下决心献身文学事业。但是在文学创作方面，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付出了巨大的劳动，遭受了一系列的挫折和失败，经历了艰苦的探索，最后才找到自己的道路，取得了成功。

一九一九年夏秋之际，海明威写了十二篇短篇小说。但他第一次的写作尝试完全失败；寄往报刊的稿件全部被退回。为了谋生，海明威不得不重操旧业，于一九一九年冬经友人推荐当了加拿大《多伦多明星报》的编外记者。一九二一年末，《多伦多明星报》需要一名驻欧洲记者，海明威被选中。他这时已经结婚，同这家报纸签订了合同之后，便于十二月初偕妻子从纽约启程乘轮船赴法国巴黎。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欧洲是动荡不安的。海明威以巴黎为常驻基地，到许多国家采访过，深刻感受到欧美资本主义世界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思想危机以及资产阶级知识界所笼罩着的悲观绝望情绪。他采访过希腊和土耳其战线，目击了许多战争惨剧。他以报纸观察员的身份出席过在意大利热那亚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和在瑞士召开的洛桑会议，接触了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上层。他亲眼看到刚上台的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是怎样威胁着欧洲的安全。这一切不仅成了海明威进行新闻报道的重要内容，而且培养和锻炼了他观察和认识生活的能力，为他进行文学创作打下了思想基础，提供了素材。海明威后来说，记者工作对于一个有志于当作家的人来说是非常有益的。

在从事新闻工作的同时，海明威坚持进行文学创作。但是在一九二二年冬遭到一次非常沉重的打击。他在赴瑞士参加洛桑会议途中，在一个火车站候车，妻子的旅行皮箱被扒手偷走。皮箱里装着海明威的大量手稿，其中有一部接近于完成的长篇小说、十八篇短篇小说和十三首诗。他辛辛苦苦写出的手稿几乎全部遗失；幸存的只有两个短篇小说。海明威只好凭记忆恢复一些，但全部恢复已不可能。一九二三年，海明威的第一本作品集（包括三篇短篇小说和十首诗）在法国巴黎和第戎问世。这本薄薄的小书只印行了三百册，在社会上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一九二四年，海明威辞去了记者工作，专心一意地从事文学创作。但是由于没有固定收入，生活十分艰苦。他在巴黎的拉丁区租了一间阁楼。下面是家木材厂，锯屑满院飞扬，刺激神经的锯木声不绝于耳。楼下一个女神经病患者不时发出痛苦的哀号。这一年，作家又出版了第二个作品集《在我们的时代里》。这是一本只有三十二页的小册子，包括十八篇小品，仅仅印行了一百七十册。因此，海明威仍然解除不了经济的拮据。他没有钱买书，每天只能拿出五个苏（法国铜币，二十个苏为一法郎）到街头摊床买点简单的食品，勉强果腹。

一九二五年，美国一家出版商印行了《在我们的时代里》增订第二版。这个版本除第一版原有的十八篇小品之外，增加了十二篇短篇小说，标志着作者的写作学徒阶段的结束和独特风格的形成。《在我们的时代里》增订第二版问世后获得很大成功，为海明威奠定了作家的声誉。

“迷惘的一代”

海明威是二十年代初同一批青年作家一起登上文坛的。他们不仅年龄相仿，而且经历相似，思想感情相近，在创作中表现出许多共同点，逐渐形成了一个文学流派。但这个流派不仅没有统一的组织和共同的纲领，没有发表过宣言，甚至初期连个名称也没有。一九二六年，海明威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他引用美国老一辈女作家革特露德·斯坦因的一句话作为小说的题辞：“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从此，这个流派便正式被称作“迷惘的一代”文学。

“迷惘的一代”也可译作“迷失的一代”，意思是由于迷失了前进的方向而不知该怎么办的一代人。这些人多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起初受着军国主义狂热的驱使，带着玫瑰色的幻想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他们在战争中所看到的却是残酷的厮杀和恐怖的死亡；他们的幻想像肥皂泡一样无情地破灭了。他们身心都受到严重摧残，被夺去了健康，失去了精神的平衡。他们憎恨战争，但又不知道如何消灭战争，心情苦闷，前途茫然。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动荡不安和社会危机的加深，又加重了他们心头的空虚和病态的桀骜不驯。他们远离人民革命，没有明确的社会理想，只能逃避现实斗争，躲到个人的小天地里去，企图用爱情、友谊、寻欢作乐来解脱精神的痛苦，想在富有刺激性的活动中使自己振奋起来。但这种消极遁世的思想 and 放荡不羁的生活并不能使他们得到满足，反而使他们陷入更深的悲观绝望而不能自拔。“迷惘的一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欧美各国社会危机的产物，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思想危机。

海明威在其早期的短篇小说中就勾勒出“迷惘的一代”的雏形，而在《太阳照样升起》中则描绘出“迷惘的一代”的典型代表，使这部长篇小说成了“迷惘的一代”的宣言。

小说写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流落在巴黎的一群英、美青年。这些人都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受害者。主人公杰克·巴恩斯的形象带有作者自传的成分，体现了海明威本人的某些经历和他战后初年的世界观以及性格方面的许多特征。他是个美国青年，在大战中负了重伤，战后当新闻记者，旅居法国。他在生活中没有目标和理想，心灵一片空虚，被一种毁灭感所吞食。女主人公勃莱特·艾希利小姐是英国人，在大战中当过护士，她的未婚夫死于战争。战后，勃莱特在巴黎遇到巴恩斯。她虽然已经有了新的未婚夫，但还是爱上了巴恩斯。巴恩斯也钟情于她，但负伤造成的残疾妨碍着他的性爱。勃莱特小姐放荡成性，和她的朋友们在巴黎咖啡馆里胡作非为，酗酒调情。巴恩斯对性爱可望不可即，不能同这群恣意放纵的青年为伍，不能跟他们一道去寻欢作乐。于是他跟勃莱特小姐一起去比利牛斯山区旅行，企图在大自然的怀抱中，用钓鱼、狩猎来消磨自己的生命。最后他们参加巴斯克人节日的狂欢活动，在潘普洛那观看斗牛，从中找到了精神刺激。勇敢的斗牛士同疯狂的雄牛搏斗，使巴恩斯兴奋起来。他在这里看到了力的体现和蔑视死亡的“硬汉子”精神，并且自以为这就是生活的真谛。作者也认为这才是永恒的人生，是太阳升起的地方。

《太阳照样升起》的主要意义在于对帝国主义战争和资本主义社会阴暗面的揭露。小说的人物都是被帝国主义战争所损害了的，他们的生活是病态的、畸形的。他们回顾过去感到一团漆黑；展望未来看到的是满天阴霾，只

能在昏暗中沉浮，在绝望中挣扎。

《太阳照样升起》发表后，“迷惘的一代”文学的影响剧增，在许多欧洲国家也都迅速发展起来。一九二九年是“迷惘的一代”文学大丰收的一年。这一年问世的作品有海明威的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英国作家理查德·奥尔丁顿（1892—1962）的长篇小说《英雄之死》和德国作家埃利希·雷马克（1898—1970）的长篇小说《西线无战事》。这三部作品是“迷惘的一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在世界各国普遍享有盛名。但是“迷惘的一代”文学的和平主义和历史悲观主义也更加严重，因此这个文学流派进入三十年代以后也就瓦解。而海明威在三十年代前半期的思想和创作则陷入危机。

斗牛和渔猎

一九二八年，海明威从欧洲回到美国，在佛罗里达州最南端的基韦斯特岛定居下来。写完《永别了，武器》之后，海明威在整个三十年代前半期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观看斗牛和从事渔猎上；只写了特写《下午之死》（1932年）《非洲青山》（1935年）和一些短篇小说。

斗牛是西班牙民间的一种竞技活动。一九二一年末，海明威从美国赴巴黎，途经西班牙，第一次看到斗牛，便对这项竞技活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热衷于斗牛场上惊心动魄的搏斗场面，经常专程赴西班牙观看斗牛，有时还亲自上阵同雄牛搏斗。有一次，他险些被雄牛挑死。海明威当记者时就写了不少有关斗牛的通讯，后来在许多文艺作品中都涉及到这一题材。《下午之死》一书则是专门描写斗牛的。

一九三三年末到一九三四年初，海明威和妻子带领一名猎手，远涉重洋到赤道非洲去射猎狮子、犀牛一类猛兽。《非洲青山》一书就是记叙这次惊险的狩猎生活的。

作家从非洲返回基韦斯特途中，在纽约定购了一艘摩托渔艇，取名“皮拉尔号”。他经常驾驶这艘渔艇到墨西哥湾中的比米尼群岛、古巴和佛罗里达一带海上去钓“大鱼”。有一次，他在古巴东北海面遇到五十多条鲸鱼。他欣喜若狂，将鱼叉向鲸群掷去，竟刺中了一条六十多英尺长的鲸鱼。在海明威的影响下，钓“大鱼”这项业余体育活动很快兴旺起来。基韦斯特这个小小的渔岛也因此变成游者云集的胜地；并且在这里兴起了一门新的行业——渔艇出租业。在海明威的倡议下，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于一九三五年成立了钓鱼运动组织。后来由于钓鱼爱好者在其他许多国家也大量涌现，这个组织发展成为国际联合会。

斗牛和渔猎对于海明威来说不单纯是休息和运动。他在这方面的兴趣是他的世界观的反映。作家沉溺于斗牛和渔猎，主要是在欣赏斗牛士、渔人、猎手那种冒险犯难的性格、宁死不屈的坚强意志、坚韧不拔的耐力和蔑视死亡的勇敢精神。海明威在二十年代中期写过一篇题为《打不败的人》的短篇小说，讲的是一个年老的斗牛士为保持往日的荣誉，甘冒生命危险再次登场斗牛的故事。主人公曼努尔大好的青春时光是在斗牛场上度过的。他的哥哥于九年前被牛挑死。这头牛的头被剥制出来，摆在斗牛场经理的办公室里。放置牛头的盾形橡木座上钉着一块铜牌，记载着这头牛的“战功”。如今曼努尔已经年老体衰，脸上的气色“白惨惨的”。老板因他不“叫座”，对他采取鄙视的态度，只是用便宜的价钱雇他参加晚场斗牛。曼努尔不顾老板的残酷剥削和同伴的劝阻，再次走上斗牛场。他骄傲地宣称：“我是个斗牛士。”“我既然走上斗牛场，就要让枪扎到雄牛身上去”。他被牛挑伤，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觉得骨头已经粉碎，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有人要扶他去病房，他毅然拒绝。在他看来，一个斗牛士只要一息尚存，就不能退出场地。于是他挣脱了身，又朝牛奔去，把枪扎进雄牛身上。他终于胜利了，“望着牛慢慢地倒向一边，然后突然四脚朝天了”。曼努尔最后躺在手术台上，在昏迷之中欣慰地说：“我干得不坏，我干得很出色。”

曼努尔的遭遇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里斗牛士的普遍命运。但是海明威在《打不败的人》中与其说是揭露资本家对斗牛士的残酷剥削，不如说是歌颂主人公的坚强和勇敢。他是个敢于单身鏖战的“硬汉子”，对痛苦无动于衷，

蔑视死亡，对于用勇敢取得的荣誉感到骄傲，为维护自己往日的荣誉而甘愿牺牲。

海明威作为一个不满于资本主义现实但又脱离政治斗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不到改造现实的革命途径，因而热衷于追求抽象的人的精神力量，认为这是不幸者用来对抗强权，进行自卫的武器。他在斗牛士、渔夫和猎手身上看到了这种品格和气质。斗牛场上，不是斗牛士用剑刺死雄牛，就是发疯的牛用锐利的角把斗牛士的肚皮挑开；在茫茫的大海中，不是勇敢的渔夫用鱼叉把鲨鱼刺死，就是一群凶恶的鲨鱼掀起巨浪狂涛把渔船掀翻，使渔夫葬身海底；在肯尼亚和刚果的热带大草原，猎人和狮子、犀牛搏斗，双方的矛盾也必须以一方的死亡来解决。斗牛士、渔人、猎手这种职业的特点，培养了他们不畏艰险，敢于牺牲的精神。海明威把这种精神扩展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优秀品质。但实际上这是被美化了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奋斗和孤高自傲。海明威笔下的人物都是相信自己、依靠自己进行孤军奋战的个人主义英雄。他们始终伴随着孤独绝望之感，最终摆脱不开悲剧的结局。

三十年代前半期，海明威在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产生了更加严重的悲观主义。他对人类的前途感到绝望，因此在斗牛和渔猎中看到是人类垂死的挣扎和死亡的痛苦。《下午之死》赞美的是斗牛场上血淋淋的搏斗、受伤的痛苦、死亡的挣扎。描写狩猎的《非洲青山》也情调低沉，色彩阴暗。

“一个人不行”

三十年代中期，美国社会阶级关系激化，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蓬勃开展，左翼进步文学有了很大发展。海明威受到一定的影响，他的创作也随之发生变化，开始直接接触社会矛盾。一九三六年写的《法兰西斯·玛康贝暂短的幸福》和《乞力马扎罗的雪》，是海明威短篇小说中最优秀的两篇，深刻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金钱势力的罪恶影响。《乞力马扎罗的雪》的主人公——作家哈利，在金钱的腐蚀下，意志消沉，无所作为，只能为虚度年华而悔恨，最后孤独、绝望而死。

《法兰西斯·玛康贝暂短的幸福》中对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金钱关系的暴露，同歌颂“硬汉子”精神紧密结合在一起。小说的主人公玛康贝是个很有钱的运动员，但为人软弱无能。他的妻子玛果阴险毒辣，本来不爱玛康贝，但贪恋他的财产，同他貌合神离，用种种诡计把他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他们夫妇在向导——英国人威尔逊的陪同下去非洲狩猎。玛果和威尔逊私通，不仅不回避丈夫，而且欺他软弱，有意在他面前卖弄自己的无耻。玛康贝发现妻子不贞，但却无力制服她，心中痛苦万分。有一次打猎，射中一头狮子。玛康贝在受伤的狮子面前吓得魂不附体，狼狈而逃。第二天，他跟威尔逊一起追赶一头野牛。被射中的野牛突然向玛康贝扑来。玛康贝面对死亡，反倒变得无所畏惧，继续射击，终于在距他只有几步远的地方把野牛击毙。于是他发现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强者，因此感到幸福。可是他的幸福是暂短的。玛果发现丈夫坚强勇敢起来，为此而嫉恨，担心她的权势将受到威胁，失去对丈夫的控制，于是开枪把他打死。

三十年代中期海明威所写的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长篇小说《有的和没有的》。故事发生在三十年代前半期佛罗里达半岛南端、古巴的哈瓦那和墨西哥湾的海面上。主人公哈利·摩尔根是个渔夫，他有一条摩托艇专门租给有钱的旅游者到海上钓鱼。但是由于经济萧条，到这里来的旅游者越来越少。摩尔根找不到雇主，而且没有渔具，不能靠捕鱼为生。他有一家子人，自己要吃饭，还要养活妻子儿女，因此不得不另寻营生之道，铤而走险，去进行走私活动。他在一次私运烧酒的过程中同海岸警备队遭遇，被打断一只胳膊，而且失掉了摩托艇。摩托艇是他求生的工具，失去了它，等于绝了生路。饥饿的威胁使摩尔根进一步堕落。他私运中国苦力，杀死人贩子赛德先生，最后驾船运送古巴“革命者”时，企图占有他们从银行抢来的巨额钱款，同他们相互开枪射击，中弹而死。

摩尔根是个“没有者”，本想靠诚实的劳动来生活，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却做不到这一点，他问自己：“为什么人们不能体面和诚实地生活，不能靠体面和诚实的劳动赚钱糊口？”他回答不出这个问题，但却知道，他和他的家庭需要吃饭。“我不能让我的孩子饿断肚肠……我不知道谁制订法律，不过我知道没有叫人挨饿的法律”。迫使摩尔根走上犯罪道路并且使他毁灭的是剥夺了他的劳动权和生存权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有产阶级。随着主人公生活道路的进展，小说把“有者”和“没有者”之间的对立揭示得越加广泛而深刻。小说中对“有者”世界的描写表明：资产阶级是真正的罪犯，他们对劳动者进行疯狂的掠夺，使他们处于极端贫困的状况。

当然，海明威不可能正确地解决“有者”和“没有者”之间的矛盾。摩尔根对一个古巴人说他曾经数次参加罢工，但他并没有显示出现代产业工人

的品质。他听到古巴人谈论革命，心中暗想：“革命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要向他的革命吐唾沫。”摩尔根仅仅停留在对富人的憎恨和孤军奋战上，没有走上社会反抗的道路。他没有能力对抗资本主义社会人吃人的法则，相反，却屈从于这条法则，也企图靠牺牲别人使自己富裕起来。他只相信自己，依靠自己。为了取得生存权，他不怜惜自己，同样也不怜惜别人。他跟海明威笔下历来的人物一样，是个个人主义英雄。

《有的和没有的》的重要意义在于海明威表现了个人主义反抗的破产。摩尔根在临死前的昏迷状态中说：“一个人不行，现在一个人不行了。”这是他对自己一生走过的道路的总结，是作者对个人主义人生哲学的批判。作家接着指出：摩尔根“费了很长的时间说出这句话，懂得这个道理花费了他整整一生。”这部小说的结尾是海明威于一九三七年在西班牙内战前线写成的。作家对个人主义这种新的认识，标志着他思想发展的一大进步，是他参加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收获之一。

西班牙大地

一九三六年七月，以佛朗哥为头子的西班牙法西斯分子发动了反对共和国的武装叛乱。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派遣军队，出动飞机和舰艇，支持叛乱分子，企图推翻共和国政府，使西班牙实现法西斯化。西班牙人民在以共产党为核心的人民阵线的领导下，拿起武器，为保卫共和国同法西斯叛乱分子以及德、意武装干涉者展开了英勇的斗争。许多国家的工人阶级派出自己的优秀儿女，组成国际纵队，为反对法西斯势力同西班牙人民并肩战斗。参加国际纵队的还有不同民族的革命作家，其中有一些人为西班牙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海明威熟悉西班牙，热爱西班牙。当西班牙的自由和独立受到威胁，人民开始为保卫共和国而战的时候，他便积极投身到这场伟大斗争中去。一九三六年秋冬，他为援助西班牙共和国展开广泛的募捐活动。一九三七年一月，他亲自担任西班牙共和国美国友人组织医疗部救护车队委员会主席，并且个人捐献四万美元，购买了救护汽车支援西班牙人民。一九三七年二月至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海明威前后四次来到西班牙。先是以战地记者身份进行采访，报道西班牙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情况，后来参加国际纵队，直接拿起武器，一直战斗到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失败。

在这场反法西斯斗争中，海明威进一步了解了西班牙人民，接触了国际纵队的战士和共产党人。这场伟大的斗争极大地丰富了作家的精神世界，改变了他对待生活的态度，使他的创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在西班牙战火中获得了新的创作源泉，写出剧本《第五纵队》（1938年）、电影解说词《西班牙大地》（1938年）以及一些特写和短篇小说。西班牙内战失败以后，作家又创作了以这场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旧译《战地钟声》，1940年）。

海明威在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战士身上看到了真正的人生理想。他不仅在《有的和没有的》中批判了个人主义人生哲学，而且试图着把自己的主人公引上新的人生道路。他在不断遭受敌人空袭的马德里，写出了他一生创作中惟一的剧本《第五纵队》。这个三幕话剧所表现的基本思想是：放弃个人幸福，献身于伟大的正义事业，这是人生的崇高使命。

剧本的主人公菲力浦·劳林斯是个美国人，在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军中担任反间谍工作。这时法西斯特务组织第五纵队渗进了共和国首都马德里，破坏社会治安，搜集情报，为法西斯空军轰炸马德里指点投弹目标。劳林斯和他的战友们的任务是迅速侦破这个特务组织，保卫马德里的安全。劳林斯住在“佛罗里达”旅馆，紧张地工作着。他在这里遇见一个有钱而且漂亮的美国小姐，名叫道罗蒂·布里杰斯，并且爱上了她。道罗蒂要求劳林斯放弃工作，同她一起返回美国。两人的房间只有一墙之隔。劳林斯只消迈进一步，就能得到金钱和美女，但因此却必须离开正义的事业。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毅然断绝了同道罗蒂的关系。为了防止敌人新的空袭，劳林斯和共产党人马克斯一起勇敢地袭击了敌人的观察哨所，抓了一名佛朗哥叛军的高级军官，获悉了敌特的地址和接头暗号。他们为侦破法西斯第五纵队间谍网，保卫马德里，做出了重要贡献。

劳林斯不同于海明威从前那些个人主义英雄，没有空虚和绝望之感。他具有崇高的生活理想，他的生活态度是积极的。他虽然有时也免不了产生个

人主义情绪和斗争的疲惫感，但能在崇高理想的鼓舞下自觉地克服这些错误的和不健康的思想情绪。为了保卫西班牙人民的自由和独立，他把个人的生活和幸福置之度外，在同法西斯间谍的斗争中不畏艰险，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终于胜利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反法西斯斗争对于资产阶级作家来说是一场严重的考验。二十年代曾经同海明威比较要好的印象派诗人艾兹拉·庞德，如今公开投到墨索里尼的门下，堕落成法西斯势力的文化走卒。同海明威一起来到西班牙的前“迷惘的一代”作家杜司·帕索斯，本来应该同他一起协助荷兰电影工作者尤里斯·伊文思摄制记录影片《西班牙大地》，可是却半途而废，放弃工作，返回美国。海明威对叛徒无限憎恶，对动摇分子嗤之以鼻，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西班牙人民一边，同法西斯势力斗争到底。直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在西班牙内战终于失败的情况下，海明威才同最后一批国际纵队战士一起离开西班牙，撤到法国，然后回国。

西班牙人民斗争的失败使海明威异常悲痛。他回国后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在左翼文学刊物《新群众》上发表了《悼念在西班牙阵亡的美国人》一文，对英勇牺牲的反法西斯英雄们进行了沉痛的哀悼。他写道：“今夜，死者长眠在西班牙冰冷的大地里……但是春天将降雨水……春天，死者将会感到大地苏醒。我们的死者已成为西班牙大地的一部分，而西班牙大地将永世长存”。此后不久，海明威开始写作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歌颂反法西斯战士的英勇献身精神。

一九四〇年，海明威从基韦斯特迁居古巴，在哈瓦那郊区科希莫村购置了一所住宅——“芬卡楼”。作家想要在这里过一种安静的田园生活。但是法西斯侵略势力日益嚣张，海明威不愿意置身于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之外。他写完《丧钟为谁而鸣》以后，于一九四一年春赴亚洲采访，并且来到中国。他对我国的抗日战争深表同情，写了六篇有关中日战争情况的报道，高度赞扬了我国人民的英勇斗争精神。他指出：“日本在中国进行了四年战争，但仅仅占领了一些平原地带。”他认为中国是抗击法西斯侵略的重要力量，一再呼吁美国对中国进行援助。他说：“援助中国一艘战舰会确保美国两大洋海军的安全。”海明威预见到日本将在亚洲扩大侵略战争，并且警告美国当局：日本将“舍苏联而南下”，向英、美发起进攻。

果然不出海明威所料，这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爆发了太平洋战争。第二年夏，美国东部海域出现了德国潜艇。海明威立即改装了自己的“皮拉尔号”渔艇，装备了电台和机枪，在古巴北部海面巡逻，侦察德国潜艇的活动情况。他曾向美国驻古巴大使提出一份报告，拟定以自己的皮拉尔号为诱饵，设法接近德国潜艇，乘机将它炸毁，与敌人同归于尽。他的这项计划很幼稚，而且也没有可能实现。但他在海上追踪德国潜艇将近两年，为美国海军当局提供了许多情报。

一九四四年春，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后，海明威赴英国。他以随军记者身份出现在美国轰炸机的座舱里，参加了对德国的轰炸。一次夜间，由于伦敦灯火管制，飞机失事，海明威受伤，造成脑震荡。

同年六月，海明威伤愈后又随着美国第四步兵师在法国诺曼地登陆。登陆后，他离开正规军，参加法国游击队，并且率领一支小分队深入敌后侦察敌情。在进攻巴黎的战斗中，他先于正规军冲入市区。按美国的有关规定，记者不得参与军事行动。海明威因违犯这项规定，于九月被拘留。美军当局准备对作家提出起诉，制造了轰动一时的所谓“海明威案件”。驻欧洲的美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慑于作家的威望和世界舆论，下令停止审理，释放海明威，并且决定授予他铜星奖章，以表彰他作战勇敢和侦察敌情有功。授奖仪式是后来于一九四七年六月十四日在哈瓦那举行的。海明威获释后重返前线，随军深入到法国内地，在一九四四年底又两次负伤。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前夕，一九四五年三月，海明威离开欧洲战场回到古巴哈瓦那郊区的“芬卡楼”，最后结束了战争生活。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海明威便决定写一部反映这次战争的长篇小说。按照他的构思，这应该是一套三部曲，写出他本人在这次战争中活动的三个阶段和三个方面，即一部写海洋，一部写天空，一部写陆地。但他回到家里后由于健康情况不佳，并没有立即着手写作。只是过了两年以后，即从一九四七年下半年起，他才动手，到一九五二年把“海洋小说”的初稿写了出来。但他没有修改便把小说丢稿存到哈瓦那一家银行的保险库里去了。作家逝世后将近十年，他的夫人于一九七〇年将手稿取出，经过整理把它公之于世。这就是长篇小说《海流中的岛屿》。

小说共分三部。主人公托马斯·赫德森是位著名的画家。他在个人生活方面十分不幸，结过两次婚，但都离了婚。他生活中惟一的安慰就是他的三个孩子。在第一部里，赫德森孤零零地一个人住在墨西哥湾里的比米尼岛上。

他在这里接待了前来看望他的三个孩子。可是孩子离去不久，他就收到电报，他的第二个妻子和两个小儿子在一次车祸中死亡。第二部的故事发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的一九四二年，地点是哈瓦那。赫德森把他的渔艇武装起来，准备引诱德国潜艇，与敌人同归于尽。但是由于风大，他没有出海。这时得到消息，当飞机驾驶员的大儿子在英国阵亡了。这使他更加痛苦。他跟第一个妻子和好，但不久又因感情破裂而分开。如今赫德森在生活中已失去了一切。他对自己说：“你得明白，儿子你丢掉了，爱情你丢掉了，荣誉也早就完了；你就尽义务吧。”第三部的故事发生在第二年夏。一艘德国潜艇被炸沉，艇上人员大部分还活着。他们登上一个孤岛，杀死岛上渔民，抢了两条普通的捕龟船，企图逃走。赫德森率领几名水手，驾船追击这些德国人。他已预感到，一旦跟德国人接火，他首先就会被打死，但他仍然站在船桥上，坚持执行任务，果然最后中弹而死。

海明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出反法西斯的政治热情，但却没有很好地认识这场战争的性质及其伟大历史意义。因此战后，在新的战争势力日益嚣张的情况下，他重又陷入历史悲观主义。他在赫德森身上不仅复活了他从前的个人主义英雄，而且把他从前所追求的那种视死如归的英雄主义精神表现为对生活的绝望。这使他在小说写作过程中遇到重重矛盾，在完成《海流中的岛屿》初稿之后没有勇气去写作三部曲的另外两部，即“天空小说”和“陆地小说”，致使原定的创作计划归于流产。

受伤的狮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明威多次负伤，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战后他又接二连三地遭到新的灾难。一九四九年，作家在意大利打猎时，猎枪的送弹塞飞出，打伤了他的眼睛。他受到感染，患上败血症，长期医治才得痊愈。一九五四年初，海明威同妻子去非洲狩猎，从乌干达乘飞机经尼罗河上游时，飞机失事。当时外界都以为作家遇难，许多国家的报纸都登出海明威逝世的讣告，甚至有的还发表了长篇悼念文章。但实际上海明威并没有死，他掉到河里，被航船救起。可是由布提亚巴机场赴德恩培时，飞机又发生故障，舱内起火，海明威被烧伤。他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住院治疗。外伤痊愈，却留下脑震荡后遗症、视觉重叠症以及其他内伤。

海明威是个不肯安闲的人，在严重打击面前是从不肯认输的。他晚年尽管健康状况不佳，却仍然沉溺于他所喜爱的渔猎和斗牛，追求着种种惊险，享受着搏斗的喜悦。一九五四年，作家荣获诺贝尔奖金。但他迷恋于钓鱼，顾不得亲自赴瑞典领取，只是写了篇讲演稿委托美国驻瑞典大使代为宣读，并向斯德哥尔摩发了一份感谢电，随后又驾舟出海了。一九五九年夏，海明威最后一次赴西班牙旅行。他同他年轻时的友好，著名的斗牛士卡耶塔诺·奥多涅斯的儿子安东尼奥·奥多涅斯一起周游了全国，观看了奥多涅斯同路易斯·多明京争夺斗牛冠军的友谊竞赛，再次参加了巴斯克人的狂欢节日，并且在马加拉举行盛大活动庆祝自己的六十寿辰。

除了旅行和渔猎之外，海明威晚年仍然以一种惊人的毅力坚持写作。只要是在家里，他必定每天早晨八点钟左右便坐在写字台前，一直工作到中午十二点。这几乎是任何情况都不能破坏的惯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逝世，作家在这十六年的过程中写了大量文稿。但他对自己的创作一向要求甚严，生前仅发表了中篇小说《过河入林》（1950年）和《老人与海》（1952年）以及一些短篇。作家逝世后，由他夫人和友人整理出版的遗著有《危险的夏天》（1962年）《不固定的节日》（1964年）和《海流中的岛屿》（1970年）。《不固定的节日》是本回忆录，记叙的是作者二十年代旅居巴黎时文坛的情况。《危险的夏天》是本游记，讲的是作者一九五九年西班牙之行。据说在作家遗稿中还有两部大型作品，至今尚未公之于世。

西方文学评论界常把晚年的海明威比作一头老狮子。但应该补充说，这是一头受了伤的狮子，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作家晚年的思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和矛盾。

海明威本来已经看到自己那些个人英雄主义的人生哲学的破产，并且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企图在创作中把他们引上另一条生活道路，但是他在晚年却否定了自己向前迈出的一步，重又退回到已经批判过的老路上去，而且比以前更加悲观绝望。中篇小说《过河入林》的主人公——五十多岁的美军上校理查德·堪特威尔完全是海明威二十年代作品中的主人公的再版，惟一不同的是他身患不治之症，已行将就木。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来到意大利旅行，因为他留恋威尼斯的优美风光和这里的狩猎生活，还因为这里有他所热恋着的十九岁的美女雷纳塔。他凭吊当年负伤的战场，无限感伤。全书的调子低沉，色彩阴暗。

海明威晚年的作品中唯有《老人与海》比较乐观，但这乐观也是不稳固的，仍然透露出孤独哀伤之感。

海明威一生追求的是要做一个强者。可是他晚年所处的环境及其主客观的条件却又不允许他成为一个强者。这就加剧了他的思想危机。精神上的矛盾和肉体上的疾病相互助长，使他痛苦万分，最终导致他的悲剧结局。一九六〇年，作家的健康状况显著恶化。他有时神经错乱，出现幻觉，以为有个大阴谋集团在反对他，担心联邦调查局的特务要暗杀他。第二年春天，他已完全丧失工作能力。他对一个朋友痛苦地说：“我整天都在这张该死的写字台跟前，在这里站一整天，我要干的就是这么一件事，也许只写一句，也许更多一点，我自己也说不准，可是我写不出来。一点儿也写不出来。你晓得，我不行啦。”“我不行啦”，这对于毕生要做个强者的海明威来说意味着生活已失去任何意义，是他绝对无法忍受的。

一九六一年夏，海明威回美国就医，先是在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住院治疗，后又转到爱达荷州山区疗养，但疗效不大。他痛苦难忍，于七月二日晨在友人克姆奇家中用猎枪自杀。

主要作品介绍

海明威一生写了二十多部作品，有小说、诗歌、剧本，也有游记、特写、回忆录。这些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不一，在读者中影响的大小也不相同。虽然他的游记特写以描写斗牛渔猎的惊险场面和优美流畅的文笔引人入胜，但通常一提到海明威，首先使人想到的仍然是他的小说。尤其是《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老人与海》，更是脍炙人口之作，最为广大读者所喜爱。这三部小说在思想和艺术上各具特色，分别代表着作家不同时期的创作成就，有必要比较详细地介绍。

《永别了，武器》

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是海明威二十年代的代表作，也是“迷惘的一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之一。作家在这里着重解决的是“迷惘的一代”形成的问题，并且把这个问题紧紧地同帝国主义战争对一代人的被摧残联系在一起，因而把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战争。这就使《永别了，武器》具有较强的反战倾向和较大的思想深度。

小说是以主人公第一人称自述的形式写成的。故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意大利——奥地利前线展开的。作品广泛描写了战争中的日常生活：硝烟弥漫和血肉横飞的战场、野战医院里伤员们痛苦的呻吟、大溃败的狼狈景象、和平居民的逃难场面、阴雨连绵的天气、士兵们的厌战和反战情绪等等。在这个背景上展示出主人公亨利·腓特力中尉的经历和性格发展的过程。

秋雨连绵，栗树上的叶子已经掉光，只剩下赤裸裸的树枝和被雨水打成黑黝黝的树干。葡萄园中的枝叶也很稀疏光秃；乡村里样样东西都是湿的，都是褐色的，触目秋气沉沉。河上罩雾，山间盘云，卡车在路上溅起泥浆，兵士们的披肩尽都淋湿，全身满是烂泥……一片萧索的景象，令人无限惆怅。

美国青年亨利·腓特力原来在意大利学习建筑，战争爆发后以志愿兵的身份参加了意大利军队，被授予中尉军衔。他指挥一个汽车救护队驻扎在意大利和奥地利边境上临近前线的哥里察小镇。头年夏天，意大利军队打了几场胜仗，战局有所好转。腓特力中尉在米兰度过一段假期之后，回到驻地。只见十部汽车都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长长的车棚下，司机们正在忙着检修。他检查了每一部车子，对一切情况都相当满意，暗自想道：“我人不在这儿看管车子，显然没多大关系。我本来自以为很重要，车子的保养，物资的调配，从深山里的包扎站运回病伤士兵到分类清理站，然后根据病伤员的文件，运送入院，这一切顺利进行，大多是靠我一人。现在我才明白，有我我没我并没有多大关系。”

同腓特力中尉住在一起的意大利军医雷那蒂，不久前认识了设在小镇上的英国医院的护士巴克莱·凯瑟琳小姐。腓特力休假归来后陪同雷那蒂到英国医院去看她。巴克莱小姐高高的个子，金黄的头发，灰色的眼睛，皮肤给阳光晒成黄褐色。腓特力觉得她长得很美。巴克莱同腓特力见面时手里拿着一根类似儿童玩具马鞭一样的细藤条。这是她的未婚夫的遗物。她的未婚夫同她订婚已八年，一九一五年参军到前线，不久前在法国战线阵亡了。

在返回住处的路上，雷那蒂对腓特力说：“巴克莱小姐比较喜欢你，超过了我。这是很清楚的。”从此以后，腓特力经常到英国医院去拜访巴克莱。一次，他回到住处，躺在床上的雷那蒂望着他，说道：“原来你和巴克莱小姐的关系有进展了？”腓特力答道：“我们是朋友。”其实腓特力很清楚自己和巴克莱的关系。他“并不爱凯瑟琳·巴克莱，也没有任何爱她的念头。这是一场游戏，就像打桥牌一般，不过用的不是纸牌，而是话语”。

一天下午，腓特力中尉奉命率领四部汽车开往指定地点。当天夜里将要发起进攻，救护车队将要往医院运送伤员。来到前沿阵地以后，腓特力中尉下令把汽车隐蔽在附近的一座破砖场里，然后坐在掩蔽壕里待命，同四名意大利司机谈论起战争来……

外面天黑了。探照灯长长的光柱在山峰间晃动着。炮弹不断飞来，在外面爆炸。掩蔽壕里，砖头和泥土像下雨一般地往下坍落。腓特力和司机们正

在进餐，吃着通心粉和奶酪。突然一颗战壕臼炮的炮弹落在掩蔽壕里，只见一道闪光，先是白后是红，接着轰隆一声巨响，跟着一股疾风扑了过来……炸断了的木头落在腓特力头上，有什么东西压在他的身上，使他动弹不得。他用力拔，用力扭，终于把双腿抽了出来。他听见一个叫作巴西尼的司机在他身边痛苦地哼哼着，只见他的两条腿全炸烂了。腓特力动手解下绑腿布，准备替他包扎伤口，可是发现他已经死了。腓特力坐直了身子，突然觉得“头里有什么东西在动，狠狠地从后面往眼珠子上冲”，“双腿又暖又湿”，鞋里边“也是又湿又暖”。他知道自己也受伤了。

腓特力被抬到急救站。军医给他检查了伤势，发现他头盖骨骨折、膝盖骨炸伤；给他做了简单的手术，做了负伤记录，然后命人将他抬进一辆英国救护车。救护车往野战医院开去。

腓特力住在野战医院里，雷那蒂来看望他，告诉他说，正在给他呈请一枚银质奖章。腓特力认为自己无功受奖。可是雷那蒂却说：“受伤前后，你一定做了件什么英勇的事。你细想想看。”腓特力申明自己当时动都动不了，什么事也没有做。雷那蒂认为“这没有关系”，只要有人能证明他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他就可以得到奖章。腓特力对此不以为然。

为了进一步治疗，腓特力转到米兰一所新设立的美国红十字会医院。事有凑巧，凯瑟琳·巴克莱小姐也调到这所医院来了。他们两人一见如故，并且真诚相爱起来。凯瑟琳每天值夜班，一直利用这个机会陪伴着腓特力，同他一起欢度良宵……他们完全陶醉在爱情的幸福里。腓特力想：“天知道我本不想爱她。我本不想爱什么人，但是天知道我现在可爱上她了。现在当我躺在米兰的一家医院的房间里时……我觉得非常愉快幸福。”他动过手术之后，伤势逐渐痊愈，开始能走动了。他同凯瑟琳一起到公园里去赶马车玩，到赛马场去观看赛马……整整一个夏天，他过得十分幸福而快活。

腓特力接到通知，得到三周的“痊愈休假”。他计划同凯瑟琳一起到马奏列湖上的巴兰萨去。在树叶转黄的秋天，他们可以在那里散步，在湖上垂钓。可是不料他得了黄疸病，这项计划没有实现。待到黄疸病刚好，他的假期已满，只好返回前线。他恋恋不舍地辞别了凯瑟琳，搭上火车往乌迪内出发了。

又是秋天，叶落树空，道路泥泞。

腓特力从乌迪内乘卡车返回哥里察。桑树已秃，田野一片褐色。路边一排一排光秃秃的树木，路上堆满湿的落叶。哥里察镇笼罩着雾。由于山在下雨的缘故，河里的水在上涨。

前线，意奥两军正在鏖战。腓特力回到驻地后不久就奉命到离前线不远的地方去接管救护车队。可是他刚刚到达就接到撤退的命令。意大利军队在卡波雷托地方遭到惨败，溃退下来。德奥联军已突破防线，沿着山谷直冲下来，向乌迪内方向挺进。

溃败的意大利军队，卡车、马车、大炮等等，在大路上汇合成宽阔的行列，在风雨中缀慢慢地移动着。什么地方阻塞了，整个行列停顿下来。等了一会儿，又开始缓慢地移动；走一会儿，又停了下来。

夜间，许多从附近来的农民，加入了这撤退的大行列，于是这行列间有了满载着家具杂物的马车；车子上绑着鸡啊鸭啊，有的车子上坐着女人，挤做一团避雨。路上泥泞，路边水沟里满涨着水，路旁树木后边的田野，也都有积水。只要雨一停，敌人的飞机就来扫射这个行列；只要有几个司机丢下

卡车跑掉，或者有几匹马被炸死，这公路上的交通便会完全阻塞。

腓特力下令让他指挥的三部汽车岔开公路，开上一条小路。中午时分，汽车陷在一条泥泞的道路上，再也开不动了。上午雨停了，敌人的飞机三次飞越他们的头顶，向公路方向飞去，传来了炸弹爆炸的隆隆响声。腓特力率领三名司机砍树枝，挖车轮下的烂泥，把树枝垫上。但是车轮转了又转，他们推了又推，结果一点效果都没有。最后，车子完全困住了，车轮深深陷在烂泥中。他们只好丢下车子，步行往乌迪内方向出发。

腓特力等人沿着铁路的轨道走。突然，附近的树丛里打了几声冷枪。一名叫作爱谟的司机，身体一摇，脸孔朝地从铁轨上跌下路基去；子弹穿透他的头部，紫红色的血从窟窿里乱喷，他死了。腓特力等人把他的帽子掩益在他脸上，又继续赶路。

他们来到一座空无一人的农舍。另一个叫作波罗尼的司机，在这里利用寻找食物之机跑掉了。如今只剩下腓特力和一个叫作皮安尼的司机。他俩在农舍里躺在干草上睡了一会儿，重又上路。

漆黑的雨夜。天亮前，他俩来到塔利亚门托河的岸边，沿着涨了水的河边走，走近一座过河必经的桥。他们挤进渡河的人群。河水涨得很高，已经紧挨着桥板，水面上打着漩涡；头上的雨，下个不停。桥的那一头，两边站着一些军官和宪兵，打着手电筒。他们用手电筒照着行列中每个人的脸，仔细地察看着，见到军官就抓去。一个宪兵走到腓特力跟前，一手抓住他的衣领。腓特力在抗拒；另有两个宪兵从身后把他抓住。他被押到公路下边临河的田地，那里有一群宪兵，人人拿着卡宾枪。审讯官威风凛凛，在审讯一名刚刚抓来的上校。他最后宣读判决：“擅离部队，理应枪决。”第一个受审过的人正被执行枪决，宪兵们又在审讯第二个人。

少校以上的军官，凡是跟原来部队走散了的，一概枪决。腓特力是美国人，讲意大利语口音不正，被宪兵们断定为“披着意军制服的德国煽动者”，因此也必定逃不脱被枪决的命运。正当宪兵们忙于处置那些新抓来的人之际，腓特力把身子往下一闪，推开两个人，低着头往河边跑去，“扑通”一声跳进河里。

河水冰冷，急流卷着腓特力滚滚而下。他浮上水面，吸一口气，又钻进水里。当他第二次浮上水面吸气时，见到漂来一块木头，他急忙一手抓住，把头缩在木头底下。岸上不断往水里开枪。腓特力双手抱住那块木头，顺流而下岸上的情景看不见了。

腓特力不知漂浮了多久，天开始亮了，他游到岸上，脱掉靴子，倒出水来，把衣服一件件脱下，拧掉了水，再穿上。然后顺着一条公路走去。他走到从威尼斯到的里雅斯德去的铁路线。一列货车吃力地开来，一节节车厢从他面前过去。他看准一节罩着帆布的平板车，等它快要过去时，身子一纵，抓住车后的把手攀了上去。他钻进帆布底下，那里是大炮。大炮涂抹过油脂，发出一种刺鼻的味道。腓特力躺在平板车上，听着雨点落在帆布上的滴嗒声和车轮在铁轨上的轧轧声，不觉睡着了。

他经历了一国大军的撤退和一国大军的进军，现在所看到的只是一片空虚。他失掉了他指挥的汽车和人员，好像一个店员在火灾中失掉了他的全部货物一样。倘要因为这个店员讲话口音不正，就给枪毙，那么百货商店再度开店复业时，他定不肯回来，而要另寻别的职业。对于腓特力来说，也是如此。“愤怒在河里边洗掉了，任何义务职责也一同洗掉了。其实我的义务，

在宪兵伸手抓我衣领时就已停止了……世界上还有善良的人，勇敢的人，冷静的人，明达的人，他们是值得有荣誉的。我并不反对他们。我祝他们万事如意；只是我个人不干了，这已经不是我的战争了……”

大清早，火车将要开进米兰车站，放慢了速度。腓特力从车上跳下来，穿过铁道，向街里走去。他在一家咖啡馆里吃了早点，便到医院去找凯瑟琳，但门房告诉他说凯瑟琳到施特雷沙去了。腓特力到一个熟人家换了一套平民服装，买张火车票，往施特雷沙去找凯瑟琳。

腓特力坐在火车里，不跟别的旅客聊天，不看报纸，因为“我不想知道战事，我要忘掉战争，我单独媾和了”。他到了施特雷沙，在巴罗美岛大旅馆开了个最好的房间，把凯瑟琳接来同住。他俩相亲相爱，犹如新婚燕尔一般。

对于腓特力来说，“战争是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也许根本并没有战争。这儿并没有战争。”随后他又发觉，“战争依我个人来说，已经结束了。但是我又有一种没有真正结束的感觉。”他的心情就好比一个逃学的学生，正在想着学校里某个钟点是什么活动。

一个大风大雨的夜晚，暴雨抽打着玻璃窗。旅店的伙计突然来敲门，告诉腓特力，警察已经发觉了他，准备明天早晨来逮捕他。于是腓特力便在店伙计的帮助下，带领凯瑟琳来到意大利和瑞士两国边境上的马泰列湖，趁着黑夜，划船向瑞士逃去。第二天早晨，他俩踏上中立国瑞士的国土。这里是和平宁静之邦，是个“多么可爱的国家”，脚底下踩的泥土都给人一种快感。

腓特力和凯瑟琳在日内瓦湖东岸的小城蒙特勒安置下来。他们背山面湖而居，住在一幢农舍式的褐色木屋里。四周环绕着青松，背后山顶白雪皑皑，面对灰色的湖面。一条蜿蜒的小径，盘来绕去，通往山顶。深深的河谷里，一条小溪流进湖中，岩间的流水琤琮作响。在这世外桃源里，听不到隆隆的炮声，看不见滚滚的硝烟；战争离这很远很远。腓特力“不要想起战争”，他和战争“没有关系了。”

一个冬天过去了，一九一八年的春天已来临。高山上下起雨来，湖上和河谷中罩着云雾。凯瑟琳怀孕数月，将要临产。为此，腓特力同她离开蒙特勒，搬到较大的城市洛桑，拣了一家旅馆住下。

一天早晨三点多钟，凯瑟琳腹痛。腓特力把她送进产院。但凯瑟琳折磨了一整天，孩子还没有生下来。最后医生同腓特力商定给她做剖腹手术。然而胎儿一取出来就已是死的，母亲也在危险之中。腓特力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思考着人的命运和死亡。他想起一次野营时升篝火的情景。加一块木头在火上，木头上全是蚂蚁。木头一烧起来，蚂蚁成群地拥向前，起先往中央着火的地方跑，随即掉头向木头的尾端奔跑。蚂蚁在木头的尾端叠得高高的就掉到火里去了。有一些逃了出来，身体烧得又焦又扁，乱奔乱跑，不晓得要跑到什么地方去。但是大多数还是掉在火中。

凯瑟琳仍然很危险。腓特力坐在走廊里，心里连连祈祷上帝别叫她死：“哦！上帝啊！求您别让她死。只求您别让她死，我什么都答应。亲爱的上帝，我求您，求求您，求求您，别让她死……”可是凯瑟琳最终还是死了。腓特力要走进屋里去看望凯瑟琳的遗容，遭到护士们的阻止。“但是我赶了她们出去，关了门，灭了灯，也没有什么好处。那简直是在跟石像告别。过一会儿，我走了出去，离开医院，冒雨走向旅馆”。

小说的情节在这里戛然而止。显然，旅馆并不是腓特力的最后归宿。他

重又处在十字路口。如今他要往何处去？他只知道一点，即他跟战争永别了，可是其余的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他冒雨徘徊在漆黑的夜中，回顾过去感到是一场噩梦；展望未来看到的是满天阴霾。他成了一个失去过去，没有现在，看不到未来的人。这样便产生了“迷惘的一代”。他们是被帝国主义战争损害了的，他们的精神悲剧是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永别了，武器》是对毁掉了一代人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控诉。

亨利·腓特力是怀着沙文主义狂热参加帝国主义大战的。一个熟悉他的意大利教士对他说：“你是外国人，是个爱国志士。”“爱国志士”这个词儿，在这里是“民族主义者”的同义词。腓特力在负伤前，在掩蔽壕里同司机们谈起战争，说：“倘若我们停住不打，一定更糟糕。”“战败就更糟糕”，“敌人会来追捕你。占领你的家，奸污你的姊妹”。“人家会吊死你，人家会捉住你，叫你再去当兵”。他并且反驳主张停战的司机说：“你们大概是不晓得被征服的痛苦，所以以为（战败）不打紧。”

其实这些话都是自欺欺人的。腓特力在战场上的耳闻目睹和亲身遭遇，为他撕下了战争的玫瑰色帷幕。他发现他原来所追求的理想都是虚幻的。战争中的厮杀不仅同正义、公理风马牛不相及，而且极其残酷和毫无意义。所谓“神圣、光荣、牺牲”一类的字眼儿，都是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欺骗宣传。亨利·腓特力伤愈重返前线，跟自称为“爱国者”的意大利军官金诺就战争问题发生意见分歧。他听着金诺那番所谓保卫神圣的土地的慷慨陈辞，一声不响。“我每逢听见人家提起神圣、光荣、牺牲和徒劳这些字眼，总觉得不好意思。这些字眼，我们早听过，有时还是站在雨中听，站在听觉达不到的地方听，只听到一些大声喊叫出来的字眼；况且，我们也读过这些字眼，从贴在层层旧布告上的新布告上读过。但是现在，我观察了好久，可没有看到什么神圣的，所谓光荣的事物，并没有什么光荣；所谓牺牲，那就像芝加哥的屠宰场，只不过这里屠宰的肉不是装进罐头，而是掩埋掉了”。

原来披着神圣外衣的战争，不过是一场以千百万人的生命为赌注的赌博。普通士兵是这种赌博的牺牲品，为少数食利者充当炮灰。这些食利者以别人的生命为代价来达到个人升官发财的目的。腓特力在米兰歌剧院旁遇到几位熟人，其中有一个来自旧金山的意大利人，名叫爱多亚·摩里蒂，现在在意大利军队中服务。他认为自己应该得到两枚铜质奖章和三枚银质奖章，并且因为只得到一枚而愤愤不平。他发誓：“战争结束以前，我要当上上校。”现在他是中尉，很快就要提升为上尉。这个功名利禄之徒，是个“道地的英雄，人人见了他都讨厌”。凯瑟琳对这个人也“每每忍受不住”。腓特力更是看透了这种人。

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中不仅通过腓特力这一形象表达了自己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憎恨，而且直接表现了广大群众的厌战和反战情绪以及社会主义者的反战立场。

在卡波雷托大撤退途中，腓特力听到士兵们不断高呼：“打倒军官！”“和平万岁！”“回家去！”皮安尼告诉腓特力说，士兵们已经打死了一些军官，并且丢掉了来福枪。一个军官见到许多士兵，问他们：“你们是哪个旅的？”有人喊道：“和平旅！”这个军官一声不响。腓特力指挥的汽车救护队的司机们，也都是反战的。他们告诉腓特力，有一次，士兵们不肯进攻，结果每十个人中枪决一人。一个司机认为：“如果人人不进攻，战争就结束了。”另一个司机说：“人人都憎恨这战争。”“一个国家里有个统治阶级，

愚蠢，什么都不懂，并且永远不会懂得。战争就是这样打起来的”。“而且他们还借此发财哩”。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克思主义者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在对待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问题上发生了原则的分歧。以列宁为首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无情地揭露了第二国际社会沙文主义的反动实质。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中没有把第二国际的社会沙文主义强加给社会主义者，而强调了信仰社会主义的司机们的反战立场。在这一点上作家是正确的。

但是海明威只看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反战的立场，而没有看到他们的反战途径，甚至也可以说，他否定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的反战途径。因此他在小说中对社会主义者的战争观的描写是肤浅的，片面的。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不一般地反对战争，而是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同社会革命联系起来，主张用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仅提出“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口号，而且也提出“变现代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俄国工人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把反战斗争同社会主义革命紧密结合起来，发动沙俄军队中广大士兵群众掉转枪口对准沙皇政府。一九一七年十月，“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大炮轰向冬宫，摧毁了克伦斯基政府。十月革命胜利了，用革命战争消灭了反革命的帝国主义战争。

海明威根本不了解社会主义者。小说主人公腓特力中尉在行军途中问一个社会主义者：“你们是怎么相信了社会主义的？”这些社会主义者回答道：“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人人都是社会主义者。我们一向都是社会主义者。”这些回答等于什么也没说。其实哪有什么天生的社会主义者呢？怎么能够人人都是社会主义者呢？书中一个社会主义者对腓特力说：“你来吧，中尉。我们也叫你相信社会主义。”其实腓特力是根本不可能相信社会主义的。

海明威只看到帝国主义战争的残酷和野蛮，而没有看到战争可以引起革命；他只知道帝国主义战争毁灭了许多人，而不知道战争也锻炼了许多人，使他们走上了革命。早在一九一六年，法国作家亨利·巴比塞出版了一本叫作《火线》的长篇小说。他在这部作品中把揭露帝国主义战争同号召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结合起来，表现了广大士兵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革命觉醒。列宁对《火线》一书作了很高的评价。

海明威在写作《永别了，武器》时是知道巴比塞的《火线》的。腓特力开了小差之后，在巴罗美岛大旅馆里同九十四岁的老外交官葛雷非伯爵打弹子。葛雷非建议他读点书，并且向他推荐了巴比塞的《火线》。可是腓特力对此毫无反响。腓特力在瑞士度过一个冬天，这时恰好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但小说在写到主人公一九一七年冬的生活时，对十月革命只字未提。这一切都说明，海明威不可能把自己的主人公从反战的立场进一步引上革命的道路。实际上，海明威不仅不能接受革命，甚至反对任何有组织的群众运动。腓特力负伤后住在野战医院里，一位熟悉他的意大利教士来看他。他们谈到战争，腓特力问他：“那些被迫作战的人有没有法子制止战争呢？”教士答道：“他们本没有组织，没有法子制止战争；一旦有了组织，却又给领袖出卖了。”因此在他看来，制止战争的希望是不存在的。

既然不存在消灭和制止战争的可能性，那么腓特力为什么要“单独媾和”呢？他退出战争的目的何在？原来他没有任何目的。他对这些问题甚至连想

都没想过。他在逃出宪兵的枪口之后对自己说：“我生来不会多思想。我只会吃。我的上帝啊，我只会吃。吃，喝，同凯瑟琳睡觉。”

腓特力退出战争，跟他在被宪兵抓去后跳河而逃是一样的，都是出于一种求生的本能。雷那蒂对腓特力说：“这战争可把我折磨死了，我给它弄得郁郁不乐。”“难道我连人的冲动都不应当有吗？”腓特力实际上也是如此，他从前奉为神圣的生活理想破灭了，又没有建立起任何新的生活理想，只好完全凭着本能行事。醇酒和美女成了他生活的唯一内容。酒精可以麻醉他的神经，使他暂时忘却周围残酷的现实。雷那蒂对腓特力说：“这战争太可怕了。来吧！我们俩都喝个醉，醉个痛快。那时候我们烂醉如泥，那时候人就好过了。”这反映了他俩共同的精神状态。

爱情，是腓特力的精神避难所。战争摧毁了他的玫瑰色幻想，搅乱了他内心的平静；他需要找到精神的寄托，求得精神的平衡。于是他便牢牢地抓住爱情的欢乐来填补心灵的空虚，陶醉在爱情的幸福中，借以忘却周围的疯狂厮杀。凯瑟琳对腓特力说：“我们不该争吵。因为你我只有一人，与我们作对的是整个世界上的人。你我一发生隔膜，我们一完蛋，他们就征服我们了。”这也就是爱情对他们的意义。腓特力“单独媾和”后，爱情成了他生活惟一的内容，凯瑟琳成了他联系生活的惟一纽带；凯瑟琳突然死亡，使这个纽带断了，使他在精神上彻底毁灭。

酗酒也好，爱情也好，都是个人主义的逃避现实斗争。腓特力躲进这种个人的小天地里，离群索居，始终摆脱不了孤独的痛苦。即使他跟凯瑟琳在一起，陶醉于爱情的欢乐，也摆脱不掉那种与世人格格不入的孤独之感。至于离开凯瑟琳，那他就茫然若失了。

逃避现实的个人主义人生哲学，必定破产。亨利·腓特力和凯瑟琳的爱情的毁灭是必然的。但是海明威在写作《永别了，武器》时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腓特力的悲剧结局是由凯瑟琳之死直接引起的。而凯瑟琳之死在小说情节的发展中没有逻辑的必然性，不意味着作者对主人公的个人主义的批判。相反，这是海明威的历史悲观主义的表露。他憎恨战争、反对战争，但在战争面前又感到束手无策，因而对人类的发展前途丧失信心。在他看来，战争是不可抗拒的，“世界的末日”到了，不论好人还是坏人，都一律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世界杀害最善良的人，最温和的人，最勇敢的人，不偏不倚，一视看待。倘若你不是上边这三类人，你迟早当然也得一死，不过世界也不特别着急要你的命！”这种悲观绝望的态度，是海明威世界观中最消极的一面。

《钟为谁而鸣》

长篇小说《钟为谁而鸣》在海明威的创作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是作家参加西班牙内战的重要收获之一。这部作品描写了主人公为炸毁一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铁桥，在敌后一小股游击队里三天三夜的活动，反映了西班牙人民和国际纵队战士进行的反法西斯斗争的一个侧面，歌颂了反法西斯战士的英勇献身精神。但是小说写于西班牙内战失败之后。作家对这场斗争的失败感到无比悲痛，他那悲观沉重的心情使小说笼罩着一层阴暗的色调。

一九三七年五月，西班牙内战进入关键时刻。共和国政府军总部决定向法西斯叛军发起反攻，一举收复马德里西北的塞哥维亚。为了胜利地完成这一作战计划，阻止敌人的援军，必须炸毁位于塞哥维亚和瓜达拉哈拉之间的一座铁桥。来自苏联的高尔兹将军负责指挥这次反攻。他把爆破手——美国的志愿人员罗伯特·乔顿找来，向他布置了炸桥任务，对他说：“单将这座桥炸毁根本不算什么，那简直是失败。你的使命是在指定的我军进攻时间内将桥炸毁。如何按时进行，你当权宜处之。”“如果我们能按时将桥炸毁，我军就一定胜利，塞哥维亚指日可下。”

罗伯特·乔顿原是美国蒙大拿州米苏拉市大学西班牙语助教，以前曾到过西班牙，研究语言和考察风土民情。一九三六年夏，佛朗哥发动反革命叛乱，阴谋推翻共和国政府。罗伯特·乔顿立即来到西班牙，投身到保卫共和国的斗争。如今，他同西班牙人民并肩战斗已经一年。这一年里，他不断出现在敌后，同苏联的志愿人员卡什金一起多次完成炸桥、炸毁敌人军车的任务。但是卡什金于四月份牺牲了，罗伯特·乔顿这一次只好单独去执行这项炸桥的任务。他离开高尔兹将军以后，立即以老游击队员安赛尔莫为向导，背着两箱炸药，越过战线，来到距铁桥不远的一只游击小队的驻地。

这座铁桥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因此敌人非常重视，总是戒备森严。桥下的磨坊和原筑路工人住的房子分别驻扎着守桥敌军。铁桥的两端各有岗楼，由两名哨兵把守。因此，没有游击队的大力协助，单凭乔顿一个人，别说炸桥，就是走到桥跟前去也十分困难。

游击队队长巴勃洛是位赫赫有名的人物，是乔顿早就听说过的。但是他一见到乔顿，听说他要炸桥，便表现出很不高兴的样子，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担心：“如果你们闹出事来，我们就不能在此地安居了。”巴勃洛从前屡遭敌人追缉，从不畏惧。然而现在不同了，他已有了五匹很出色的马。“这几匹马使他成了有产阶级的人。一旦有了资产，他就要享受人生的物质快乐”。他明确地向乔顿表示：“我不干，我已经受不了这种被追缉的生活了。现在我们住在这里还好，如果你们将那座桥炸毁，我们又要被他们追缉了。一旦他们知道我们躲在这山里，他们会派飞机来赶我们走。他们还可以派莫尔人的军队来攻击我们。我们不得不走，我受不了！知道吗？我受不了！”“离开这座山，我们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呢？”

老游击队员安赛尔莫见队长成了懦夫，实在无法忍受，斥责他道：“你简直不是人！你胆敢不顾国家民族而妄自尊大。你有何面目见你亡父于九泉之下？快将地上的东西背起来！”巴勃洛不得不有所收敛，背起炸药，领着乔顿往营房走去。

游击队的营房设在一座山洞里，洞口坐着一个吉卜赛人，正在做捕野兔的器具。罗伯特取出一包俄国香烟，在场的人各取了一只，抽了起来。不一

会儿，到了开饭的时间。一个女郎端着一大盘子肉从山洞里走了出来。罗伯特的目光一下子就被她吸引住了。只见她生着一双黄褐色的眼睛，颧骨略略突起，鼻子线条分明，丰满的嘴唇微微张开，露出洁白如玉的牙齿，额上覆盖着短得出奇的黄褐色的头发。罗伯特暗自想到，她真美，如果头发不是剪得这样短，就会更美。这个姑娘名叫玛丽娅。三个月以前，游击队配合俄国人卡什金去爆炸敌人的一列军车。玛丽娅就是游击队那时从敌人手中解放出来的；她当时被法西斯暴徒给糟蹋得不成人样。来到游击队以后，身体逐渐恢复，人也越来越美了。她现在在游击队里协助巴勃洛的老婆底拉担任炊事工作。

吉卜赛人告诉罗伯特，巴勃洛的老婆是玛丽娅的保护人，她长得丑陋，但十分勇敢，比巴勃洛勇敢百倍。巴勃洛起初也很勇敢，可是现在有资产了，越来越怕死了，像一个老年的斗牛名手，希望退出战斗，享受他的余生。这只小游击队共有九个人，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个人外，还有安得烈兄弟、奥古斯丁和法南度。

吃过饭后，底拉从山洞里走出来。她有五十岁左右，身材和巴勃洛不相上下，高和横没有多大差别。棕色的脸好像一尊青铜塑像，头上卷曲的黑发挽成一个大大的发结垂在颈后。

底拉见到罗伯特很高兴。她在同罗伯特谈话时，提醒他对待玛丽娅必须爱护。底拉从前曾经学过相手术，很灵验。她让罗伯特把手伸出来，端详了一阵掌纹，然后毫无笑容地望着罗伯特，什么话也没说。关于炸桥，底拉说，这项任务十分艰巨。她预料游击队中定有人反对，因为危险太大，不仅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缴获，而且炸完之后还得赶紧离开此地。她明确地告诉罗伯特，巴勃洛现在是靠不住了，但是邻近的爱尔·索多定能同意率领部下协助罗伯特炸桥。罗伯特可以同他谈谈。

太阳下山了。罗伯特趁着天还没有全黑的时候，在安赛尔莫的带领下，前来观察铁桥的结构及其附近的地形。他们潜伏在距桥只有五十码的树荫里，整个桥身和桥两端的岗楼全都收进眼底。只见宽阔的桥面能容纳两辆汽车并排行驶，桥下的河水哗哗作响。罗伯特在笔记本上画着铁桥的草图，心里琢磨着该从什么地方放置炸药。他画着，炸桥的方案逐渐酝酿成熟。

归途，安赛尔莫向罗伯特表示，这次炸桥，他一定做好指派给他的一切工作。罗伯特非常喜欢这位忠实的老人，因此他尤其不忍看到有任何危险落到他身上。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他的最大责任就是将那座桥炸毁，这是“人类前途的转捩。他和安赛尔莫又算得了什么”？

罗伯特回到山洞里，只见底拉和玛丽娅正在准备晚餐。巴勃洛明确向罗伯特表示，他不愿意参加炸桥。罗伯特望望安赛尔莫，说：“那么只好我们两个人去干了。”巴勃洛发怒了：“我不让你们去炸。”这时，底拉插了进来：“我赞成去炸桥。”接着，在场的游击队员们都纷纷表示，不仅同意炸桥，而且愿意听从底拉的指挥。底拉说：“我拥护我们的西班牙共和国，共和国的命运就系在那座桥上，我们一定要将它炸毁。”巴勃洛急忙争辩：“我是你们的领袖……我要顾及到大家的安全。”底拉驳斥道：“安全？什么叫做安全？你越顾到安全就越得不到安全……我是领袖，你明白吗？”巴勃洛懊丧地走出了山洞……

底拉和玛丽娅在洗食具，罗伯特同她们闲谈。底拉问道：

“你是共产党员吗？”

“不是。我是反法西斯的人。”

“你反法西斯有多少时候了？”

“自从我明白什么是法西斯主义之后，我就反对它。到现在为止，我为反法西斯而斗争已经差不多十年了。”

庇拉道：“那并不算长，我信仰共和政体已二十余年了。”

玛丽娅插嘴说：“我的父亲就是因为拥护共和而被枪毙的。”

罗伯特说：“我的父亲和祖父也都是拥护共和的。”

玛丽娅说：“我们两人的遭遇倒很相似。”她望着罗伯特，把手放到他那坚强的臂膀上。他真切地看到了她那双充满青春之火的眼睛。

在这极其紧张的战斗时刻，是根本没有时间，而且也完全顾不上谈情说爱的。然而高尔兹将军曾对罗伯特说过：“工作愈不平凡，生活也愈不平凡。你的工作不平凡啊。”

……罗伯特夜间睡在外面。清晨，飞机的隆隆声把他扰醒。敌人的六架轰炸机和十五架驱逐机相继从头上飞过。这是不寻常的现象，看来敌人可能已经得到政府军要发动反攻的情报，正在进行准备。为了进一步弄清敌人的底细，罗伯特派遣安赛尔莫到大路边去潜伏，观察敌人的活动情况。

早饭后，庇拉带领罗伯特去爱尔·索多的驻地，玛丽娅与他们同去。在路上，庇拉对罗伯特和玛丽娅的爱情表示赞许和支持。

罗伯特、庇拉和爱尔·索多商定了一项炸桥计划：爱尔·索多率领他的小队将割断山上的电话线，然后进攻驻扎在筑路工人房子里的守敌。巴勃洛的小队将山下的电话线割断，然后攻打磨坊里的敌军。最后大家在桥头集合，一起撤退。但是他们共有十七个人，却只有九匹马。为此，爱尔·索多必须今天夜间到附近去弄到足够数量的马匹。

在返回营地时，庇拉一个人先行，留下罗伯特和玛丽娅单独在一起，让这对情侣尽情地享受青春的欢乐、爱情的幸福。他俩手挽着手，在荒草丛生的山径上徜徉。下午的阳光照在玛丽娅的金发上，反射出耀眼的光彩。她兴奋地说：“我真想我们现在能骑上两匹骏马。当我快乐的时候，我就想骑马奔驰。我希望我们现在一同在原野上驰骋，望落日追去，永无止境。”罗伯特是多么爱玛丽娅。他想同她结婚，战争结束后带她去美国。他将回到大学里去教书，玛丽娅就可以做大学助教的夫人了。但是这种甜蜜的梦能否在一九三七年秋天实现呢？玛丽娅的生命在这次炸桥中是不可预测的。

他们且说且走。罗伯特忽然发现头上的天空乌云密集。等他们到达山洞口时，如絮的雪花随着怒吼的西北风飘飘而下。

虽然已是五月，但西班牙北部的山区还是经常下雪。这雪下起来就不停。罗伯特在天黑的时候到大路边去把安赛尔莫接回来。将近半夜时，风停雪住。四周的山岭已成了一片白银世界。罗伯特仍然睡在外面……

一阵和暖的风从罗伯特的脸上吹过，将他从梦中唤醒。他睁开眼，看见阳光已照遍了披着白衣的山山岭岭。一块一块的积雪随风从松树上落下来。他静静地躺着，聆听着大自然的音乐。突然，一阵马蹄声从远处传来，越来越近。罗伯特见到一个骑马的人向他走来，他认出这是个法西斯骑兵。他立刻抄起放在枕边的手枪。砰的一声，枪声响彻积雪的空谷。那个骑兵应声跌下马来，右脚仍然绊在马镫上。受惊的马拖着那倒挂着的骑者向松林里跑去，洁白的雪地上留下一条殷红的血迹。山洞里面的游击队员们闻声跑了出来。大家断定那个被打死的骑兵只是个斥候，一定有大股部队在后面。巴勃洛跑

进松林，抓住那匹马，骑着向相反的方向跑去，为了在雪地上留下马蹄印用以迷惑敌人。罗伯特则率领众游击队员迅速占据两个制高点，做好伪装，准备迎击敌人。但是一队武装齐备的敌人骑兵却从山下向爱尔·索多的营地方向奔去。不久那边就传来了密集的枪声。显然，爱尔·索多他们昨晚去偷马时在雪地上留下了足迹，敌人跟踪而来。

下午，天空一点云彩也没有。炎热的太阳早已把积雪熔化，大地散发着闷人的蒸气。罗伯特读着从那个被打死的骑兵身上翻出来的信件。这是些普通的家信。罗伯特陷入沉思。他总共杀死了二十多个敌人，但在这些人中到底有几个是真正的法西斯主义信徒呢？罗伯特想到这里，意识到自己这些想法是违背唯物主义观点的。然而他又想道：“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我相信自由、平等和博爱，我追求一种真正自由的和快乐的生活。快别自己欺骗自己地信仰唯物辩证法了。我的个性是不能接受这种哲学的。我是在为了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斗争，为了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而斗争，我是在为西班牙的人民政府争取最后胜利而斗争。”

爱尔·索多等五人被大队敌军围困在一座小山上。三个人已经负伤，爱尔·索多本人小腿中了一弹，左臂也挨了两枪。但他们仍然英勇抵抗，山坡上躺着许多敌人的尸体。敌军已经不敢再发起进攻，只是一个劲儿地在山下狂叫乱骂。法西斯匪军的莫拉队长见山顶没有枪声，无人讲话，以为索多等都已阵亡，便大摇大摆地向山顶走来。爱尔·索多正伏在机枪后面，见他挺着身子走来，便按动枪机，达达……莫拉队长一头栽倒在山坡上。这时，三架敌人的飞机飞来。顿时，山顶上的泥土滚滚飞扬，土块石片不断地落到索多等人的身上。敌机连续轰炸了三次，又扫射了一阵，然后排着V字形，向塞哥维亚方向飞去。

敌军见飞机离去，往山顶扔了一阵手榴弹，然后才踏上山顶。巴古上尉指着一具握着机枪的尸体，认出是爱尔·索多，便命令部下将他的头割下带回去。

安赛尔莫在天黑的时候回来，向罗伯特报告了侦察到的敌人活动情况。罗伯特根据几天来的了解断定，敌军调动频繁，显然已获悉共和国军的反攻计划，正在进行防御部署。因此他写了封信给高尔兹将军，向他反映敌军活动情况，建议他暂时停止这次反攻。把信写好之后，交给游击队员安得烈，让他立即送往总部。

夜里，玛丽娅对罗伯特讲述了自己一家的悲惨遭遇。她的父亲是一个小镇的镇长，是位共和党人，被法西斯匪徒抓住，惨遭杀害。他临刑前神色不变，振臂高呼：“共和政府万岁！”玛丽娅的母亲也随着她父亲一起就义。玛丽娅目睹了父母被害的情景，痛不欲生。佛朗哥分子在镇上大肆屠杀群众。玛丽娅被这些匪徒抓去，遭受了极其野蛮的侮辱，她的秀发被匪徒们剃光。罗伯特听了玛丽娅的叙述之后，在心中暗自对她说道：“我崇敬你的父母，我同情你的遭遇。”“明天我非杀死他们不可，这群野兽！”

夜里两点，底拉突然来把罗伯特叫醒，告诉他说，巴勃洛偷了他带来的雷管，不知逃往何处去了。罗伯特听了之后大为恼火，但想到雷管已无法找回来，便冷静下来，琢磨着补救的办法。……天还没有亮，游击队员们在山洞里忙活起来，准备前去炸桥。罗伯特仔细挑选着手榴弹。恰在这时，巴勃洛闯进山洞。罗伯特机警地伸手去拔手枪。但巴勃洛对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原想让罗伯特放弃炸桥计划，因此把他的雷管偷着扔进河里去了。但是罗

伯特非常坚决，而且准备以九个人的力量去对付人数众多的守桥敌军，显然要吃亏的，因此巴勃洛便回来了，准备助他一臂之力，而且从爱理斯那里带来了五个人和五匹马。罗伯特等人对巴勃洛的归来表示欢迎。然后全体人员在黑暗中开始向铁桥进发。

安得烈爬山越岭，到达了共和国政府军的阵地。他说明有重要情报要亲自交给高尔兹将军。理发工人出身的某团团长高美兹亲自带他去寻找高尔兹将军的总部。他们遇到国际纵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法国革命的风云人物安得烈·马蒂。这个人在二十年代曾经领导过法国黑海水兵起义，可是现在已成了落伍者。“失望、野心和怨恨已将这个人变成了一个危险分子”，“患有杀人狂”的“疯子”。他看了看安得烈的证件和罗伯特给高尔兹的信件，便下令把安得烈和高美兹扣留起来。他暗自想道：“高尔兹竟会通敌？啊，人心不测啊！我真不能再相信任何人。我不能相信我的妻子，我的弟兄，也不能信任我的老同志，不能！永远不能！”

这时，《真理报》的特派记者克拉科夫来了。他从卫兵那里知道马蒂扣留了罗伯特派来的送情报的人，便逼着他把信件和人交了出来。然后他指派一名士兵把安得烈和高美兹送到高尔兹的司令部去。高尔兹将军到前线视察去了，一位军官通过电话把罗伯特来信的内容向他做了汇报。高尔兹在电话中说道：“可惜太晚了。”

罗伯特匍伏在山坡上的一棵松树后面，静静地等待着黎明的到来。他生平最爱这黎明的时刻。望着东方曙光翳翳的天际，他不禁觉得自己惨淡的心情逐渐开朗起来。山坡下那座铁桥在迷漫的晨雾中模糊地横陈在湍急的河流上。桥的两端危立着两个岗楼。四周的山谷一片沉寂。罗伯特心潮起伏。西班牙人民是情愿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可是法国的封锁越来越紧，美国的援助也只是幻想。这次反攻纵然能够胜利，可是明天又会怎样呢？西班牙人民在这种看不到明天的日子里已经转战一年了。我们最后的胜利何时才能实现呢？……罗伯特竭力压制自己的思潮。一只松鼠在他面前跳过，他目送着它跑到一棵松树上去。他真想抓住这只松鼠，借此解除这寂寞不堪的空气。他抬头望着那淡淡的远山，在朝阳里显得格外美丽……忽然远处传来爆炸声。罗伯特立即握紧手中的机枪，瞄向桥头的岗楼。他扳动枪机，只见那哨兵应声倒地。接着，奥古斯丁的机枪和巴勃洛的步枪都相继响起。

罗伯特一跃而起，拎起两箱炸药，向桥上奔去。安赛尔莫也从对面山坡上跑来。他俩一起到了桥面上。罗伯特放下炸药箱，敏捷地顺着钢柱爬到桥身下面。远处传来密集的枪声，脚下湍急的河水哗哗作响。安赛尔莫伏下身来，把一箱炸药递给了罗伯特。罗伯特将两颗手榴弹紧紧地系在炸药上，随后攀到桥身的另一边去。老人跑到另一侧，又递给他一箱炸药……

罗伯特把导火线装置妥当，爬上桥面，然后迅速地跑下桥去，同安赛尔莫一起伏到路旁的岩石后面。这时一辆敌人的卡车向桥头开来。罗伯特按动火药线，轰的一声！震动了整个山谷，铁桥的中段立刻飞到半空。罗伯特双手抱头，一团黄色的浓烟将他包围，接着碎铁块象暴雨般地打到他的脊背上来。他抬头看那座桥，只见中段已炸毁。

安赛尔莫脸朝下趴在岩石后。罗伯特赶紧过去跪在他身旁，见他已经死了。如果有雷管，可以在远处按动药线，那么老人就不会死了。罗伯特望着安赛尔莫的尸体，胸中燃烧着怒火。他觉得空虚，失望，怨恨，忿怒……

巴勃洛在攻打磨坊时，遇到敌人的坦克，五名队员全都牺牲。庇拉率领

的队员也牺牲了两名。罗伯特和其余的队员都集中在松林里。玛丽娅在这里看管着马匹等候着他们。他们赶紧上马，准备穿过大道，进入对面山坡上的树林。但这时大道已被敌人的火力封锁。巴勃洛打前阵，全体队员都安全地冲了过去。只剩下罗伯特，一颗炮弹飞来，落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爆炸了，他觉得一阵昏黑。他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被马压在身底下。他使劲挣扎着想脱出身来。那匹马终于跃起，罗伯特摸了摸自己的左腿，发现腿骨断了……

罗伯特孤零零地背靠着树根躺在山坡上。他想着玛丽娅，想着自己这三天三夜的生活，想到自己暂短的一生。“我一生中做了些好事。我努力发挥了才智……我为我的信仰而斗争，至今已经一年。如果我们在这里能胜利，那么我们就能在一切地方都取得胜利。世界是个好地方，值得为它而战斗。我不喜欢离开这个世界。但我也很幸运，我没有虚度了一生。我的一生跟祖父的一生同样有意义，尽管我没有他活得那么长久……快翻过身来做些有用的事。”

他努力翻过身来，趴在山坡上的一棵树后，面前架着一挺轻机枪，枪口朝着大道，……大道那边来了一大队骑兵。罗伯特立刻振奋起精神。他对四周的景物仔细地再留恋了一番。然后抬起头来，望了望那嵌着朵朵白云的蔚蓝色的天空。

罗伯特手扳着枪机，静静地等待着敌军官走到阳光照到的地方来。他觉得他的心正贴着满布松针的山地上跳跃。

以上是《丧钟为谁而鸣》的基本故事情节。海明威在这部作品中塑造了一个新型的人物。罗伯特·乔顿不同于临死前才意识到个人反抗的悲剧性的哈利·摩尔根，他一开始就找到了同人民一起为保卫自由而战的正确道路。

炸桥的前夜，罗伯特总结了自己一年来在西班牙内战中的斗争生活。他对自己说：“你体验过口渴难熬的滋味，令人心胆欲裂的恐惧，使人忘却一切的激烈战斗。为了世界上全体穷人，反对一切暴政。为了你的信仰，为了你所为之奋斗的新世界，你战斗了一个夏天和一个秋天。”

当然，罗伯特·乔顿不是一位共产主义者，而是一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战士。他不赞成被他称之为“有计划的社会”的社会主义制度，他的理想是自由、平等、博爱。他一再把西班牙内战比作美国的南北战争，并且在斗争中始终以当年他祖父在南北战争中建立的光荣业绩来鼓舞自己。但是罗伯特·乔顿同法西斯势力是势不两立的，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毫不动摇。他英勇无畏，自觉地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乔顿和玛丽娅的爱情，构成了小说的另一条情节线索。爱情描写增强了作品的感情色彩和悲壮气氛，揭露了法西斯分子的残暴，同时也展示了主人公乔顿的性格的一个重要侧面。乔顿看到玛丽娅头上刚刚长出的短发，对她的悲惨遭遇寄以无限的同情，对法西斯强盗产生了无比的憎恨。他对玛丽娅的爱情实际上反映了他对西班牙人民的爱和对她的敌人的恨。

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中第一次把主人公同群众联系在一起，把乔顿和游击队当作一个集体来描写。乔顿对庇拉说：“我们不是孤立的，我们大家在一起。”因此，这里没有海明威从前作品中那种个人主义情绪和孤独感。具有富农思想的游击队长巴勃洛，害怕敌人进攻，反对炸桥，继而破坏炸桥，险些堕落成革命的逃兵。但他的个人主义受到所有人的谴责。他离开集体，感到无限孤独，最后终于跟上了革命的步伐。他在关键时刻带来五名队员，参加战斗，消灭了守桥驻军，对完成炸桥任务做出了贡献。普通游击

队员们，诸如老安赛尔莫、底拉、吉卜赛人、安得烈等，都来自劳动群众，各有可爱之处。

农民出身的游击队长爱尔·索多是小说中最感人的形象之一。他被敌人包围在一座小山上，遭到敌军的疯狂进攻和敌机的轰炸。但他面对死亡无所畏惧，沉着镇静，英勇地还击敌人。他牺牲的场面悲壮感人。作者满怀真挚的感情写道：“生命是山坡上微风吹拂中起伏的田野。生命是一只翱翔在空际的雄鹰。生命是弥漫着谷糠和灰尘的打谷场上的一只盛满水的陶罐。生命是胯下的骏马，是横在马鞍上的卡宾枪，是山岗，是河谷，是河流，是岸边的树林，是远方的原野，是身后的山峦。”生命无处不在，是永恒的。正义的事业像生命一样永恒。为正义而死，死中有生。这就是海明威对爱尔·索多，对罗伯特·乔顿，对所有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牺牲的英雄们深切的悼念，是作家为这些英雄们唱出的一首安魂曲。

《丧钟为谁而鸣》是海明威最复杂的作品之一，暴露出作者的历史观和对西班牙内战看法的矛盾性。

海明威积极支持，热情参加了西班牙内战。但是他并没有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性质，他对这场斗争的理解仅仅停留在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水平上。他在《丧钟为谁而鸣》中完全回避了西班牙工人阶级在这次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仅仅描写了农民出身的游击队员的活动。他们拥护共和，反对法西斯，主要是出于对土地的要求，反映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作家不了解共产主义思想的伟大，不能洞悉无产阶级先进战士心灵的美。他在小说中不仅没有充分揭示出共产党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领导作用，而且对某些共产党人的描写有严重歪曲之处。

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是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西班牙人民尽管英勇顽强地进行了斗争，但终因内外种种不利条件而遭到失败。这场斗争虽然失败，但却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为人类进步和民主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揭开了欧洲各国人民和进步力量反法西斯斗争的序幕。

但是海明威不了解西班牙内战失败的真正原因，不能充分估价这场斗争的伟大历史意义。西班牙内战失败后，他产生了悲观情绪。这就给《丧钟为谁而鸣》涂抹上一层浓重的阴暗色彩。作家引用了十七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邓恩的一段话作为小说的题辞：“人，不可能像是一个孤岛，孑然孤立。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部分；如果大海的波涛冲掉崖岸的一块礁石，那么欧洲大陆就会减少一部分……每个人的死亡，也使我减少一部分，因为我同整个人类是一体的，因此任何时候你也不要问：钟为谁而鸣？它是为你而鸣。”小说的标题就是从这里提炼出来的。这反映出海明威的悲观情绪。他在描写罗伯特·乔顿的活动时，始终赋予他一种宿命论的注定失败的阴影。底拉第一次见到乔顿，就从他的脸上发现了“死气”。乔顿每逢想到这次战争的前景，都不禁感到黯然。在这种看不到胜利前景的斗争中，他的勇敢、不怕牺牲精神等等，就具有了绝望挣扎的性质。这就大大降低了他的斗争的意义、那座铁桥本来对于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军举行反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可是敌人获悉了共和国军作战计划，于是炸桥便失去了任何意义。主人公和其他游击队员以生命为代价把铁桥炸断，但他们对整个战争的进程却毫无影响，只是做了无谓的牺牲。

但尽管如此，《丧钟为谁而鸣》仍然是一部反映西班牙内战的优秀作品。

《老人与海》

中篇小说《老人与海》问世以后，在世界各国引起普遍的兴趣和热烈的反响。海明威由于这部作品先后获得一九五三年美国普立策奖金和一九五四年诺贝尔奖金。但是文学评论界对《老人与海》的解释却众说纷纭，至今争论不休。

小说的故事情节是以古巴老渔夫桑提亚哥在海上三天三夜的打鱼活动为中心的。

这个老头儿后颈上堆聚着很深的皱纹，显得又瘦又憔悴。两边脸上长着褐色的疙瘩，那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的反光晒成的肉瘤。因为老是在用绳拉大鱼网的缘故，两只手上都留下了皱纹很深的伤疤。但是没有一块疤是新的，这是因为桑提亚哥在墨西哥湾里连续打鱼八十四天，可是一条鱼也没有钓到。说起来，他真是命运不佳。他的船上那一面帆，补了一些面粉袋，收起来的时候，看去真像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帜。

头四十天，有一个名叫曼诺林的小男孩跟他一起出海。可是过了四十天没有钓到鱼，孩子就被父母叫回去，安排到别的船上去了。如今老头儿只是孤零零地一个人出海。曼诺林是桑提亚哥亲手教会捕鱼的，因此很爱老头儿。他见老头儿每天划着空荡荡的小船回来，心里非常难过，尽量帮他做些事情，给他以安慰。

第八十四天，别的渔人打鱼归来后，有的在剖开他们的马林鱼，抬着送到制鱼场去，准备装车运往哈瓦那市场；有的把捕到的鲨鱼扛到鲨鱼腌制厂去。可是老桑提亚哥又是空着船回来。曼诺林走下岸去，帮他拿回钓丝、鱼叉和绕在桅杆上的帆。然后他请桑提亚哥到海滨酒店去喝啤酒。

他俩坐在海滨酒店里。别的打鱼的人都拿老头取笑，但也有的在心里替他难过。随后他俩回到老头儿的茅棚。这茅棚是用大椰子树的坚硬的苞壳做成的。屋里有一张床，一张饭桌，一把椅子，泥地上还有一块用木炭烧饭的地方。墙上挂着一幅彩色的圣心节图和一幅柯布雷圣母图，这都是他老婆的遗物。过去墙上还挂着他老婆的彩色相片，他看见了就觉得凄凉，因此他把相片取了下来。

老桑提亚哥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他有着一双跟海水一样蓝的眼睛，那双眼睛是愉快的，毫不沮丧的。虽然他屡遭失败，但他的希望和信心从来没有消失过，现在又像微风初起的时候那样的清新了。他决定明天出海要走得远远的，因此天亮以前就出发。他对曼诺林说：“八十五是个吉利的数目。你想看见我捉到一条煮熟了有一千多磅重的鱼吗？”

孩子拿网捞沙丁鱼去了。老桑提亚哥从床底下取出报纸来，想读读垒球比赛的消息。

孩子回来的时候，老头儿在椅子上睡着了。孩子从床上拿起一条旧军毯，给老头儿盖在身上。

孩子又走了。他再次回来时，拿来了饭菜，把老头叫醒吃晚饭。桑提亚哥给曼诺林讲了城里垒球比赛的情况，然后对他说：“我像你这么大的年纪，正在开到非洲去的一只装横帆的船上当水手，我还看见过傍晚到海滩上来的狮子呢。”

孩子走了，让老头儿明天早晨去叫醒他。桑提亚哥不久就睡去，梦见了他儿童时代所看到的非洲：迤长的金黄色的海滩和白得刺眼的海滩，高耸的

海岬和褐色的大山。他梦见海滩上的狮子。这些狮子跟小猫一样在幽暗的黄昏中嬉戏。

月亮还挂在天上的时候，老桑提亚哥就醒了过来。他走出茅棚，早晨的寒气使他冷得发抖。他来到曼诺林住的房子，把他叫醒。

他俩把钓丝、鱼叉和卷着帆的桅杆从茅棚拿到船上，然后到早市上去喝咖啡。早晨这顿咖啡是桑提亚哥一整天的饮食；他出海时从来不带食品，只是在船头放一瓶水。

他俩把小船解开，推到水里。“祝你好运”，曼诺林对桑提亚哥说。老头儿在黑暗中划出了港口。

老头儿越走越远了，把陆地抛在后面。他在黑暗中感觉到早晨的到来。他不慌不忙地划着桨。海面一平如镜。桑提亚哥没有使出多大力气，船借助于海流滑行得很快。天快亮的时候，他已经远远地超过他希望在此刻能够达到的地点。

天还没有大亮的时候，桑提亚哥已经送出鱼食，让船随着海流漂去。第一个鱼食送下四十英寻的深处；第二个鱼食送下七十五英寻的深处；第三个和第四个鱼食分别送到大海下面一百英寻和一百二十五英寻的海里。每一个鱼食都是头朝下悬着的小鱼，鱼肚里包着一个鱼钩的把子，系得紧紧、缝得牢牢的。鱼钩的一切突出部分，钩儿，尖儿，都用新鲜的沙丁鱼遮住。每一条沙丁鱼都是穿过眼睛挂在钩子上的，在钓钩突出的部分构成了半个花环的模样。每根钓丝都像铅笔那么粗，拴在一根暗绿色的竿子上，只要鱼一咬钩，那根竿子就会浸到水里。

现在老头儿缓缓地划着船，注视着船边水面上的三根竿子。天大亮了，不一会儿太阳从海上升起，开始时是淡淡的，越来越明亮，耀眼的光芒射在水面上，随后越来越红，平滑的海面把太阳的光芒反射出来，刺得老头儿眼睛疼痛。

一只猛鹰鼓着长长的黑色翅膀在他前面的天上飞翔。它疾速地斜着翅膀降落下去，然后又盘旋起来。一条飞鱼从水里跃出，从水面上飞掠过去。那只老鹰忽然俯冲下来，然后疯狂地抖动着翅膀向飞鱼追去。

陆地上空的云彩好像是巍峨的山峦。海岸变成长长的一条绿色的线，背后是一丛淡青色的山。太阳已升到高空，在水里映成奇异的光辉。

突然，老头儿感到脚下的缆绳绷紧。于是他放下桨，往回拽那绳子，一条金光灿灿的小金枪鱼露出水面。然后他把鱼从船舷上拉过来，扔到船里。鱼躺在阳光下，直瞪着两只大而迟钝的眼睛，用那尾巴劈劈拍拍地打着船板。老头儿照着鱼头打了一下，随后踢了一脚，那鱼在船梢的阴暗处依然在抖动着身子。

绿色的海岸看不见了，所见的惟有青青的山和山峰上面的白云。海水是黑黢黢的，阳光在水里映出五彩斑斓的光柱。

中午的太阳照在老头儿身上，汗珠一滴一滴地从他脊背上往下淌。他口不转睛地望着钓丝，只见水面上的一根绿色的竿子急遽地浸入水里。一百英寻的深处，一条马林鱼正在咬钩。桑提亚哥去拉那钓丝，觉得有一件硬邦邦的东西，沉重得叫人无法相信。他松手让钓丝滑下去。

大鱼慢慢地游开了去。老头儿把钓丝放在脊背上，在手里握得紧紧的。他拼命地支撑着身子，抵抗着大鱼给钓丝的拉力。小船缓缓地向西北方漂去。大鱼不慌不忙地游着，船在平静无波的水上漂流着。

四个钟头以后，那条大鱼照旧拖着小船不慌不忙地游着，老头儿照旧毫不松劲地拉住背在脊背上的钓丝。陆地已经看不见了。

太阳落下去了，天气变冷了。

老头儿想：一个人上了年岁可不能孤零零的，要是孩子在这儿多好啊。

漆黑的夜。那条鱼突然掀起一道大浪，把老头儿冲得脸朝下跌倒在船里，眼皮下划破了一个口子。血从他的腮上流下来，没流到下巴上就凝结了，干了。他硬撑着走回船头，靠在木板上，高声地说：“鱼啊，我到死也要跟你在一道儿。”

太阳出来了，船不停地在走。太阳升高了，老头儿知道鱼还没有累乏，他说：“鱼啊，我爱你，而且十分尊敬你。可是，我要趁着这一天还没有过去的时候把你弄死啊。”

一只小鸟儿从北方朝小船这边飞来，在水面上越飞越低。鸟儿非常疲倦了，飞到船梢上，在那歇口气。接着它又飞起，在空中打着转转儿，最后落到钓丝上。老头儿问鸟儿：“你多大了呀？这是你初次远游吗？”“好好休息一会儿吧，小鸟儿。然后你再试一试你的机会，人，鸟儿，鱼，不都是这样的吗？”正在这当儿，那条大鱼突然把船扯得猛的晃荡了一下，老头儿被拖到船头那边去，险些被拖到海里。这时鸟儿飞走了。老头儿发现右手在流血。他向四周张望去找那只鸟儿，他盼望着它来跟他作伴，可是鸟儿飞走了。

为了保养身体，桑提亚哥决定把金枪鱼吃下去。他用左手握着钓丝，用一只膝盖压住鱼身，切下六片鱼肉来。可是忽然左手抽起筋来。他把鱼肉一块一块地吃了下去。抽筋的手还没有好。他朝着海面望去，他知道现在他是多么孤单。

大鱼忽然浮上水面。在阳光下，它浑身明晃耀眼，头、背，都是紫色的，嘴长得像一根垒球棒，尖得像一把细长的剑。“它比小船还长两英尺呢。”老头儿说：“哎呀，我再也想不到它是这么大啊。”“话又说回来，我一定要弄死它，尽管它是那样的大，那样的了不起。”“我要让它知道什么是一个能够办得到的，什么是一个忍人受得住的。”

太阳落下去了。老头儿想起了他年轻时的一件往事：他跟一个力大无比的黑人码头脚伕进行抵手（掰腕子）比赛。他俩把胳膊肘放在桌子上划了粉笔线的地方，前臂伸直，两手握紧，这样坚持了一天一夜。到了天亮，打赌的人都要求算成和局。就在这个时候，他使出了浑身的力气，逼着黑人的手往下落，落，一直把那只手按到桌面上。从那以后，桑提亚哥断定：只要他愿意，什么人都会被他打得一败涂地。

天快黑的时候，船从一丛马尾藻旁经过。老头儿的那根小的丝钓到一条海豚。他敞开嗓门说：“鱼啊，你觉得怎样？我觉得好过，我的左手已经好些，我已经有了了一天一夜的粮食。鱼呀，你就拖着船吧。”

夜里，老头儿决定趁着鱼正安安静静的时候睡一觉。他弓着腰，用整个身子去撑住钓丝。他睡着了。他开始梦见远长的黄色的海滩，看到在黄昏中走上海滩来的第一头狮子，接着又出现了别的狮子……

月亮上来很久了，他还是睡不醒。

突然，那根的丝飞快地从他右手里滑出去，他猛然醒来，急忙用左手抓住了钓丝，把它绷得紧紧的。只见那鱼猛地一跳，把海水溅起了巨大的浪花，然后又猛地落下去。接着它又一次再次地跳起。

老头的右手勒出血了。他把手浸到水里，说道：“不坏。痛苦在一个男

子汉不算一回事。”

桑提亚哥出海后太阳第三次出来的时候，那条鱼开始打转儿了。他开始拉钓丝，鱼每转一圈，他把钓丝往里拉回一段。两个钟头以后，老头儿浑身让汗水湿透，骨头也累酸了。他觉得眼前有黑点在晃动，汗水渍痛了眼睛，渍痛了脸上的伤口。他不断地收进钓丝，突然感到昏晕。他用左手舀了些海水，洒在头上。

大鱼开始冒出水面，只见那条尾巴比一把大镰刀还要高，在深蓝色的水上现出了淡淡的紫色。老头儿想：鱼啊，你要把我给弄死啦。话又说回来，你是有这个权利的。兄弟，我从来没见过一件东西比你更大，更好看，更沉着，更崇高了。来，把我给弄死吧。管它谁弄死谁。

鱼朝船边游来，嘴几乎要碰到船板。老头忍住一切疼痛，抖擞着当年的威风，把鱼叉高高地举起，使出全身的力气，把鱼叉扎进大鱼的腰里。那鱼从水里一跳而起，把它的长、宽、威力和美，全都显示了出来。它仿佛悬在空中，悬在老头儿的头上。然后轰隆一声落到水里，把浪花溅满老头儿一身，溅满一船。

不一会儿，那鱼仰身朝天，漂在水上，露出银白色的肚子。海水被鱼血染成殷红色，像云彩似的在海面上扩展开去。鱼随着海浪漂来漂去。

老头儿动乎去拖那鱼，把它拖到船跟前，用一根绳子从鱼鳃里穿进去，再从嘴里拉出来，把它绑在船头上。然后他竖起桅杆，挂起船帆。船开始移动了，他半躺在船梢向西南方驶去。

当大鱼的血沉到一英里深的海里然后扩散开去的时候，有一条鲨鱼嗅出了它的味道。这条鲨鱼顺着船的航线游来。这是一条巨大的鯖鲨，它周身的一切都是美的，它游得那么快，什么也不放在眼里。这种鱼天生是要吃海里一切的鱼的，没有任何敌手。

老头儿看见鲨鱼到来，早把鱼叉准备好。鲨鱼飞快地逼近船尾，猛力朝那条鱼的尾部咬去。老头儿把鱼叉朝着鲨鱼的头搬去。鲨鱼在海里翻滚过来。它死了，但却不肯承认，肚皮朝上，依然用尾巴猛烈地扑打着水面，破浪而去。后来它在水面上静静地躺了一会儿，慢慢地沉了下去。老头儿说：“它咬去了大约四十磅鱼肉，又带去了我的鱼叉。”他说：“可是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鲨鱼这个东西，既残忍，又能干，既强壮，又聪明。可我比它更聪明。”他想：“你把鱼弄死不仅仅是为了养活自己，卖去换东西吃。你弄死它是为了光荣，因为你是个打鱼的。”“你倒很乐意把那条鲨鱼弄死的。可是它跟你一样靠着吃活鱼过日子……它是美丽的，崇高的，什么也不害怕。”“说到究竟，这个总要杀死那个。鱼一方面养活我，一方面要弄死我。”

船又走了两个钟头，老头儿在船头歇着，有时嚼点儿从马林鱼身上撕下来的肉，这时又有两条鲨鱼向他袭来。他拿起绑着刀子的船桨，说道：“星鲨，来吧，星鲨！”一条鲨鱼钻到船底下去，另一条张着半圆形的大嘴，向大鱼咬去。老头儿把刀子向鲨鱼的头攘去。鲨鱼放开它咬的大鱼，从鱼身上滑下去，死去的时候还在吞着它咬下的鱼肉。钻在船底下的那条鲨鱼浮了上来。老头又把刀子向它扎去，说道：“去，去吧，星鲨。去找你的朋友吧，也许那是你的妈妈。”

现在那条死鱼已经成了所有鲨鱼追踪的对象。鲨鱼每一次袭击，都从死鱼身上扯去很多的肉。老头儿在用刀子刺一条犁头鲨时，那鲨鱼一打滚，猛

的一挣，只听“喀嚓”一声，刀子折断了。老头儿想：“这一回它们可把我打败了。但是，只要我有桨，有短棍，有舵把，我一定要想法去揍死它们。”

太阳落下去的前后，鲨鱼不断地袭来。老头儿说：“来吧，星鲨，再来吧。”“跟它们斗。我要跟它们斗到死。”他拿着棍棒不断地向鲨鱼打去……

半夜的时候，鲨鱼又来了。这回是成群窜来的。老头儿又跟鲨鱼斗了起来。尽管他知道这回斗也不会赢了，但他照旧用棍棒朝鲨鱼打去。棍棒丢掉了。老头儿把舵把从舵上拽下来，用它去打，去砍，一次又一次地劈下去。老头儿简直喘不过气来，他觉得嘴里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他往海里吐了一口唾沫，说道：“吃吧，星鲨。作你们的梦去，梦见你们弄死了一个人吧。”

他知道他终于被打败了，而且一点补救的办法也没有。他问自己：“是什么把你打败的呢？”他想了想，提高嗓子说：“什么也不是。”

桑提亚哥走进渔港的时候，海滨酒店的灯火已经熄灭。人们都已上床睡觉去了。海风越刮越大，然而渔港里静悄悄的。老人下了船，把船系在岩石旁。他卷起了帆，扛起桅杆，顺着堤坡往岸上走去。他完全筋疲力尽了，一到堤顶上就跌倒了。他喘了口气，又继续往前走。进了茅棚，他把桅杆靠到墙上，摸黑找到水瓶，喝了一口水，一头倒在床上，直挺挺地躺着睡了。

第二天早上，曼诺林来到茅棚，只见老头儿正在呼呼地打着鼾声。他看见老头儿那双满是伤痕的手，放声哭了起来。但他马上一声不响地走开，去给老头儿拿点儿咖啡来，一路上一边走还一边在哭。

许多打鱼的人围着老头儿的那条船，望着船旁绑的那条大鱼，这条鱼只剩下头和骨架。一个人用绳子去量那条鱼，说道：“这条鱼，从鼻子到尾巴足有十八英尺长呢。”

曼诺林拿了一罐热咖啡回到茅棚里，坐在一旁等着老头儿醒来。老头儿终于醒了，接过咖啡，一口喝掉，说道：

“它们把我给打败啦，曼诺林。”

“它没有打败你。那条鱼并没有打败你。”

“是的。真的没有。可是后来鲨鱼打败了我。”

曼诺林又对老头儿说：

“现在我们要一道打鱼啦。”

“不。我没有运气。我再也不会走运了。”

“去他妈的什么运气。我会把运气带来的。”

孩子对桑提亚哥说：“你得赶快好起来，因为我能跟你学会好多本领，你样样都可以教我。你吃了多少苦啊？”老头儿答道：“一言难尽。”

老头儿让孩子去给他拿这几天的报纸。孩子走出了门，又放声大哭起来。

那天下午，老头儿在茅棚里又睡着了，他正在梦见狮子。

以上是《老人与海》的基本故事情节。从这个故事情节来看，这部小说很像是一部反映海上渔业生产的现实主义作品。而且这个情节是有现实依据的。一九三〇年，海明威在一篇报道中提到过一个在加勒比海捕鱼的古巴老人，说他钓到一条大鱼，他的渔船被这条大鱼拖出六十海里远。两天以后，别的渔民发现了他。这时，他钓到的那条大鱼已被鲨鱼吃去将近一半，而且还有一大群鲨鱼继续围着他的船游来游去。《老人与海》的故事情节与此大体相似，略有不同的是桑提亚哥是自己返回渔港的，他那条大鱼给鲨鱼吃得只剩一副骨架。

《老人与海》采用了大量的现实主义细节描写，如对主人公划船出海、

钓鱼的种种活动、同大鱼搏斗、归途还击鲨鱼的袭击等等的描写，都非常真实，甚至可以说像新闻报道一样精确。尤其是对钓鱼过程的描写，简直像是《钓鱼指南》。小说中对主人公的外貌的描写，也使人觉得他确是一位饱经风霜、辛勤劳苦的老渔民。

然而上述的一切还不足以说明《老人与海》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根据恩格斯的定义，现实主义作品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桑提亚哥作为一个纯粹“生产的人”，在大海中，在同各种鱼类以及他的渔船、渔具的关系中是“典型的”。但是任何行业的生产者都首先是一个“社会的人”。而老渔夫桑提亚哥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则毫无典型性。

在海明威笔下，桑提亚哥是一个完全脱离社会而孤立存在的“渔夫”。他身世不明，来历不清。关于他的过去，作者只提到两个情况。一是他小时到过非洲，在海滩上见过狮子。二是他年轻时跟一个黑人进行过抵手比赛。关于他的家庭情况，我们仅仅从他住屋里放着的他老婆的遗物知道他是个鳏夫。在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中，桑提亚哥是个与世隔绝的人物。他与之打交道的惟有茫茫的大海和各种鱼类以及他的小船和渔具。他与之交往的惟有小男孩曼诺林。周围的社会生活在桑提亚哥那里没有任何反响。他只关心一件事，就是垒球比赛的情况。他读报想知道这方面的消息，在海上捕鱼时心里惦记着垒球比赛中谁胜谁负。

《老人与海》在细节描写方面除了上面提到的现实主义手法之外，也还经常采用象征、寓意、拟人化等表现手法。桑提亚哥那双眼睛跟那象征着厄运的破帆相对照，揭示出他绝不向命运屈服的性格特征。在故事情节发展中，桑提亚哥犹如童话中的人物跟动物交往一样，把鸟儿、大鱼、鲨鱼等动物当成懂得人情世故的有理性的生物看待，不断同它们谈心，“争论”，向它们倾吐自己的思想。他对鱼讲的话庄严、刚毅，表现出内心的自豪感和坚强的毅力。他对鸟儿说的话则比较柔和，表现出他那由于孤独而产生的痛苦以及寻求支援的心情。作品中多次提到桑提亚哥梦见狮子。狮子是力的表现，是强者的象征。老渔夫一再梦见狮子，象征着他对于力的追求、对强者的向往。

小说故事情节的核心是打鱼。打鱼对于主人公来说不单纯是一种生产活动，不单纯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是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意义，是人生角斗的一种象征。垒球比赛和抵手比赛这两个细节，补充和丰富着打鱼这一主要情节的内在意义；跟打鱼一样，也是人生格斗的象征。桑提亚哥只身一人在海上捕鱼，与其动作相配合，不断地进行“自言自语”，形成了大量的内心独白。这些诗意盎然的内心独白，不仅深刻地揭示出主人公的心理活动，而且蕴涵着丰富的哲理，构成了小说的重要思想内容。

综上所述，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自觉地摈弃了对社会生活的描写，以一系列象征的手法，通过对主人公三天三夜的海上捕鱼活动的描写，塑造了一个富有寓意的概括性的艺术形象，使这部作品成了一部具有寓言性质的散文体哲理叙事诗。

桑提亚哥跟海明威其他作品中的人物一样，是个不幸者，是人生角斗场上的失败者。但他不幸的原因何在？他的失败是什么造成的，是天灾还是人祸？对于海明威来说，这个问题无关紧要。他认为重要的是人物对待自己的不幸的态度。他笔下的人物都不是祈求怜悯的“可怜虫”，不是渴望别人保护的“小人物”，而都是精神上的强者，是些“硬汉子”。桑提亚哥也是这

样，是个绝不肯向厄运屈服的人。连遭失败之后，他又独驾孤舟，一个人到茫茫的大海里去寻求他要捕获的鱼类。他蔑视死亡，在任何危险面前都无所畏惧，经过两天两夜的奋战，终于降服了那条比他的船还大的马林鱼。他尽管已经筋疲力尽，并且明知同鲨鱼搏斗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但他仍然坚持战斗到底。

桑提亚哥崇尚强者，但他更为能够战胜强者而感到骄傲。他最后事实上是被战败了的，但他在精神上始终是个胜利者。“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你尽可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这是桑提亚哥的生活信条。他坚信，人在精神上是不可战胜的。海明威在这里通过桑提亚哥形象的塑造对人类这种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唱出了一首热情的赞歌。他实际上是以富有寓意的形式表达了自己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及其前景的看法。他认为人类在其发展的现阶段遭受种种苦难，但由于具有这种精神力量，完全可以战胜这些苦难，获得美好的未来。因此，作家对未来抱有信心，能在失败中歌颂胜利。桑提亚哥是被战败了的，但他毫不气馁，准备重新投入战斗。最后，他又睡着了，“正在梦见狮子”。这是对胜利的未来热烈向往。曼诺林准备充当老人的助手，再次出海。他作为老人的继承者将学到他的一切“本领”。这象征着人类的才智和精神力量将一代一代地传下去，预示着人类未来的胜利。这就使《老人与海》这部作品具有了乐观主义的色彩。

但海明威所歌颂的人类精神力量是抽象的，就其实质来说乃是一种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英雄主义。这种个人主义的英雄主义始终与孤独、绝望密不可分，最终必然导致失败。桑提亚哥是勇敢和坚毅的化身，但却始终只是一个人战斗，孤零零地一个人漂泊在茫茫无际的大海上。他像哈利·摩尔根临死前意识到的那样，深切地感到“一个人不行”。他孤军奋战，感到无限孤独和力量单薄，不断地呼唤着伙伴的支援。但他终究没有得到这种支援，最后在同鲨鱼的搏斗中遭到失败。这也还是个人主义英雄的悲剧。海明威相信人类的美好未来，但这种信心不是来自对当代社会复杂的矛盾的科学分析，不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上，而仅仅是凭着某种朦胧的感觉和良好的愿望。他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找到真正体现人类才智的具体社会力量，不了解人类克服帝国主义时代的种种苦难，取得美好未来的具体道路。他只能肯定抽象的人类精神力量。对个人主义英雄进行理想化，因此仍感前途无限渺茫。这就使《老人与海》这部比较乐观的作品也还是避免不了悲观的情调。

独特的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

海明威是一位具有高度艺术才华的大作家，艺术个性异常鲜明。他不拘泥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也不属于任何现代主义流派，而是兼采各家之长，自成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他的创作对于我们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艺术借鉴的价值。

海明威曾把文学创作比喻成漂浮在大洋上的冰山，看得见的只是露在水面上的八分之一，而隐藏在水下的则是八分之七。这是他自己多年创作经验的形象的总结，是他处理艺术与生活关系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作家在浩瀚的生活海洋中选取、提炼最富有特征的事件和细节，将自己主观的态度和感情隐蔽起来，以简洁凝练的笔法，客观而精确地勾勒出一幅幅富有实感的生活画面。这些用文字直接表现出来的生活画面，是作品看得见的“八分之一”，犹如裸露在水面上的轮廓清晰、晶莹透明的冰山一样，鲜明突出，生动逼真，给读者造成一种意境，唤起他的想象力去开发隐藏在水下的“八分之七”，使他在强烈的感受中对现实生活作出自己的结论。简言之，作家在创作中将“八分之七”隐藏在“水下”，加强“水上的八分之一”，使读者通过看得见的“八分之一”去体验看不见的“八分之七”。这就使海明威的作品包含着丰富的“潜台词”，在风格上具有含蓄的特点。恰如我国古人所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于言外”，造成“余音不散”的艺术效果。

海明威的小说往往不以故事情节发展的逻辑去揭示主题思想，不直接披露作者本人对于所描写的事件的态度，即他的爱憎好恶。甚至对人物的行为、动机及其心理状态也很少进行解释和说明，而只是“客观地”、“照相式地”描绘出人物在某种感情支配下本能的乃至下意识的活动，造成一种具有实感的画面，使读者产生一种画面印象，从这种直接经验中体验隐藏着的思想感情。这就使海明威的小说具有潜在于“水下”的主题思想。

海明威很少直接抒发自己的感情，而着重于冷静而客观的叙述，把自己的爱憎好恶和喜怒哀乐凝结在这种行文自然的叙述之中。因此他作品中的艺术形象，作为“冰山”露在水上的“八分之一”，表面上不动声色，但实际上则饱含着作者的强烈感情。他笔下的人物貌似忘却人间的得失，对一切都无动于衷，但实际上则充满了作者的隐痛和悲苦。海明威写景状物也都不加任何渲染。但他笔下的一草一木，河水、雨滴、道路、桥梁、鸟儿、鱼类、狮子、雄牛……都凝结着作者的爱憎感情。

含蓄必须有“虚”有“实”。“实”就是海明威所说的冰山露在水面上的“八分之一”，就是作家用语言文字创造出来的画面；“虚”就是隐藏在水下的“八分之七”，就是读者的联想和他所感受到的思想感情。“实”是“虚”的基础，是“虚”的前提条件。离开“实”，就不可能有“虚”。因此，为了取得含蓄的艺术效果，关键在于使“露出水面的部分”坚实牢固，也就是要使作品的画面鲜明突出，生动逼真，有实感。画面模糊，会使思想感情晦涩，令人难以捉摸；画面单薄，会造成思想感情浅露，使人没有回味的余地，引不起联想。因此，海明威特别强调：“作家写得真实，读者才能强烈地感受到他省略掉的东西，犹如他说出了一般。”

海明威是新闻记者出身，非常注重用事实“说话”，在创作中也反对凭空臆造，主张“事实的文学”。他的作品大多数具有自传的性质。像《老人

与海》这类具有寓言性质的作品也是有现实依据的。作家对作品的情节、细节、场面等等的描写，都非常真实，甚至可以说像新闻报道般的精确。

对事件、人物的真实描写，往往可以不经作者的解释和说明，而通过他们自身来显示出他们的性质和意义。因此海明威刻画人物完全凭借“事实”，即人物本身的行动和言语。他对人物的性格从不作抽象的议论和概括的介绍，即使是对人物的外貌、语言特征、心理活动等等也很少进行冗长的描绘。他笔下的人物完全是自己在表现的，靠着自己的言行来展示自己的性格和心理状态。

海明威的人物对话一向为人们所称道，既简洁精练又包含着丰富的“潜台词”。作家在描写人物对话时，往往像录音机一样，只是客观地再现，很少加上解释和说明，即使是对人物说话时的神态表情、动作手势也不作冗长的描绘。

人物的内心独白也是人物自我表现的一种方式。海明威在揭示人物内心活动时从不直接出面进行冗长的心理分析，而采用内心独白，让人物进行自我“表露”。他的作品中心人物内心独白之多，有时使人感到腻味单调，但许多精采的内心独白却诗意盎然，蕴涵着深刻的哲理，起着加强作品的潜在主题和人物形象的作用。

含蓄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在有限的文字中表现出无限丰富的内容来，也就是在行文上必须简洁精练。但叙述的简洁精练不单纯是作家遣词炼句的功夫，而首先是他提炼和概括生活的能力的表现。海明威说：“应该把一切可以抛弃的东西，全都抛掉。凡是抛掉的东西，都进入水下。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冰山坚实牢固。”因此，海明威的作品向以简洁精练著称。他的短篇小说有的只有三四页的篇幅。他甚至还写过几十行、十几行的小品。像《老人与海》这部内容异常丰富的作品，总共也只有五六十页的篇幅。作者自己承认，这部作品假若由别的作家来写，恐怕要扩展到一千页以上。比如渔村的居民及其生活情况，桑提亚哥的身世经历，他的社会交往和家庭生活等等，似乎也都应该写进小说中去。可是海明威却没有写这些，而把它们都“抛到水下”，留给读者自己去想象补充。

当然，海明威的简洁精练也表现出他的文字功夫。他的文风向以洗练见长。他的语言精练到乃至有“电报式风格”之称。他在写作过程中为了“寻找正确的字眼”，往往寝食不安。海明威的语言又是朴素的。他所用的词汇都限于日常用语。但这些平常的词汇在他的笔下却获得了新的生命，放射着光彩。

海明威的创作原则和艺术风格在其近四十年的创作活动中也是发展变化的。他在三十年代下半期，为了直接表现更广泛的社会生活，在《第五纵队》和《丧钟为谁而鸣》中对自己历来的风格有所突破。在这些作品中他直接表露自己的观点和抒发感情，往往采用政论性很强的议论和抒情插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海明威又恢复了他固有的风格，在《老人与海》中把他的“冰山”原则和风格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为了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必须广泛吸收古今中外一切艺术成就。但这种吸收不是生硬地模仿别人，吸收是为了创新。海明威曾对一些初学写作的青年说：“别人已经写过的东西，如果你觉得没有十足的把握写得更好，那就不值得再写。今日之作家应该写在他以前没有写过的东西，或者力求超过前人在这方面的成就。”这话是很中肯的。惟有写出前人所没有写过的东

西来，或者超过前人在这方面的成就，才能使人类的艺术向前发展。

